# 夏峯先生集

四

# 叢書集成

##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夏峯先生集

（四）

孫奇逢著

# 夏峯先生集卷九

## 題跋

### 題金忠節一門殉義記略

嗟乎甲申三月事何忍言非伯玉一流則天維地柱撐柱無人國非其國矣憶甲戌至都都人士咸曰若大燕市借道鄰伯玉二君爲生色然則伯玉之生之死係斯世斯民之重其生也非虛生死也亦非徒死矣箕疇以考終命爲得其死余謂公御河一死拜母別弟就義從容魂魄何其清英靈何其肅也得死節見二祖列宗永有辭於天下後世其得正也莫有正於此者矣況堂上老母見義明決月餘宝人十心殉義弟餘死而生生而竟死一門之內忠孝節義昭垂日月將天維賴以不傾地柱借以勿壞彼不得其死者即祿位壽考豈可同日語哉公沒之二年弟鏡始從余遊忠孝家風識趣自異然於母嫂兄弟之死備經苦楚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迴腸是死者卻爲其易生者反處其難仲遠勉之哉

### 題史忠襄傳後

忠襄自初入仕至閣部督師精勤敏練隨地効忠可對宗社神人可對天下後世洵無愧色第當艱鉅之任須有遠大之規知人善任則人之能皆我之能也安能以一手一足左畫方而右畫圓乎擇君而立間

不容髮。約馬士英與共功。此最失著。天下事不可爲矣。總之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題史道鄰傳後

維夏赤豹史子過訪夏峯。述其夙昔愴然興思。既而曰。明之亡也。不亡于逆闖。而亡於逆璫。君知之乎。予曰。然。楊左諸君慘死。戕賊元氣。此不必論。高陽閣部當關。誰阻其成。君家閣部守江。誰敗其事。言念及此。諸逆孽之罪。豈勝誅耶。余嘗謂高陽善于知人。而不善爲人知。君家閣部長于知君子。而不長於知小人。總因惜其不成。爲此痛哭流涕之言。若必善爲人知。豈遂附小人而陰爲之用耶。馬阮諸逆。通國皆知。公豈不知。但事權有歸。既不能制小人。勢必爲小人所制。到無可奈何。只有拚一死以謝天地祖宗。將如彼何哉。公之品行。天日爲昭。當自不晦於天下後世。何患乏歌咏闡揚之人。公督師時。衰朽曾蒙知己之言。實負公。然倍感公。今髦矣。聊附數言于傳後。以識吾私。併以復赤豹。

題眞先帝臣冊

魏子一鰲自平定歸。爲余道蒲城令朱公一統殉城狀。一統蓋平定人。而宦於蒲者也。繼而出一冊。乃蒲人單君允昌所立傳。常君若禎所著。始末。暨屈君必昌等所爲祭文。備述死難義烈。行間字裏。生氣猶存。因念甲申三月。先帝以身殉社稷。時在十九日。余郡二十四日猶以孤城抗烈焰。郡大夫暨紳士婦女烈烈而死者。指不勝屈。不謂保定而外。數千里節義相望。僅得之檢林。又復得之於公。且自始至終。從容就義。亦可謂烈丈夫哉。公殉義在癸未十月。先帝嘉公死。贈按察司僉事。因題其冊曰。眞先帝臣。稱忠烈。從

衆議也。蓋君死社稷。臣死城守。是君是臣。始兩無悔色耳。

題南川遺詩

予昔聞張南川先生名。欲讀其詩。而不能得也。每恨文士標格。轉盼陳跡。造化似有意妬之者。邇始得其遺稿山詩與江陵書。不獨文士之雄。而契結忠臣之盟。豫折權相之焰。識力氣骨。高人百倍。先生非一國士。蓋天下士也。況以芮城爲父。睢陽爲子。家世赫奕。乃不百年而聲問銷歇。遺文罕睹。甯不浩歎。羅生明珍。恐其遺詩淪沒。梓其聞且見者若干首。雖未得睹大全。亦可窺其一斑矣。後有存者。誰忍棄之。羅生閉戶讀書。不追逐世好。可爲南川功臣矣。

題篤行君子卷

固安賈正卿樸實醇篤。白頭不失赤子之心。從余遊四十餘年。歷貧富患難流離死生。而素心不改。初念益堅。所稱有恆者。殆其人歟。弱冠時。兩經廬墓。孝行著聞。楊明宇都君揚於朝。一時賢士大夫。如湯君兆京、左君光斗、周君起元皆器重之。最後肆業江村鹿伯順之門。同人嘉其孝。題詩盈卷。蜀人陳盟冠之曰篤行君子。未付正卿。忽爲人竊去。後劉君若宰復題之。壬午正卿攜卷吏隱安慶。弔浮邱公墓。會甲申兵亂。糜爛土地人民。正卿面帶刀痕。深半寸。妻李烈死。次子被掠。事定。官各任職。正卿素聞守身之義。與一僕徒步歸來。與余話死生流離狀。慟尙殷殷也。已亟。其卷復失。余因簡伯順認眞草仁卿北海亭集。暨余與吾弟啓美稿中所存者。仍彙爲卷。以俟後之君子。續爲咏歌。噫。一卷也。忽成忽失。豈鬼神秘惜。不輕以

君子予若人。然予知若人甚晰。徵面顯。闇面章。誠自不可掩。惡知前兩經遺失者。非所以待大闡發於今日乎。

## 張忍侯詩草題詞

古來英人韵士。詩重人乎。人重詩乎。予不喜談詩。而喜談人。其人是。片言隻字足傳也。其人非。縱神工鬼斧。何裨有無之數哉。東魯張忍侯。海內有心人也。逆閹陷神京。君即遁去。遂絕意仕進。因念宋德祐、景炎之後。搢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痛哭荒江斷壟。而不復有榮達之願。以予所聞。忍侯殆斯人之徒歟。信山胡子。與忍侯交善。手一編示予。予不知詩。而服膺其人。況其詩亦能抒寫胸憶。而獨存本色。何必漢、魏、晉、唐。而後爲詩哉。

## 題念菴集後

念庵陽明功臣龍谿益友也。陽明良知之說。本之孟子不慮而知。龍谿遂以爲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此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一覺之頃爲實際也。念菴曰。不然。陽明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蓋以一端之發見。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念菴集中。多以此立論。故曰。陽明功臣。龍谿益友。

## 題晦菴文鈔

宗傳舊選朱子止取晚年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樁事正不妨竝存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簡朱陸始焉不合繼焉漸合終焉相合之語俱列于册見朋友之益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幷不知朱必以爲到底不合至舉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奬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明己之拘而不大千古學術豈一己之意見遂爲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

## 題白鹿洞聚講四條後

前三則謂是濂溪考亭象山之意後則乃師門宗旨愚謂此四則簡當異切最中學人之病千聖萬賢皆趣總括於此大凡儒者立論以不謬於聖人爲極詣而所入之途不必盡同如適邦畿從山從水從陸途各不同期歸於邦畿而已矣從山者所見皆山從水者所見皆水從陸者鳥得而非之從陸者所見皆陸從山從水者又烏得而非之及抵邦畿則同一邦畿之見而已矣蹊徑紆曲俱可相忘也濂溪尙已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陽明此已至邦畿者之言而紛紛異同牴牾之見則見山者言山見水者言水見陸者言陸而已何怪乎至有未曾徑山徑水徑陸之人徒聞言而鼓煽逐波則怪甚

矣.

題李氏先德錄

予童時.知有希直先生紹靜修之傳.而以理學主盟者也.疏請靜修從祀.章數上.得立廟.春秋祭祀.其弟都御史侃.謚其先世河南新野人.後徙安次.又以母家容城.遂歸老焉.世系具在.昭然可考也.李生某彙成册.名曰先德錄.夫子孫於祖父.尺地片椽.無不斤斤守之.惟恐失墜.至其精神行事.語言文字.則聽其隕越散逸.李生此册.得之于積書博古之家.存之於兵火流離之後.急思梓而傳之.恐其復失.此與守尺地片椽.惟恐失墜者.其重輕何如耶.予聞之述前者據信後者實.蓋非據則妄指.非實則溢美.妄指與溢美.豈可以垂示來禩哉.是編也.獨希直先生爲詳.間及其兄.與割耳兩節婦.至都御史暨篤貞堂諸君子事蹟.則遺不可覩矣.徒令其子若孫.遙想于烟雲縹緲.彷彿疑似之間.則是編烏容不珍重而什襲之.

如存錄題詞

古今憑弔之詩文.非其戚而哀之.則其賢而慕之.出此二者.情之所不載也.其戚而哀之者.要皆平日情事相關.肝膽與共.忽一旦中道棄去.故不禁涕泗漣洳.與之咏歌.賢而慕之.則不然.生不必履其地.素不必聞其名.或得于賢士大夫之稱說.或觸于家人骨肉之儀刑.遂不覺凜然起敬.油然興思.始于親及其疎.起之邇動乎遠.是孰使之然耶.非戚非賢.兩者無聞.則僞焉而已矣.莽不曾抱嬰而泣乎.此飾詐以成勢者也.韜不曾拜墓而哭乎.此諂往以希利者也.嶠不曾沾衣而別乎.此破疑以濟謀者也.皆所謂無從

之涕耳。余未識信我耿君。然再聞之鹿廷尉曰。魁梧磊落。伉爽男子也。迄余居百樓。此中親友。無不泰斗。至廣我、是經輩。語次及之。鮮不泫然而淚下。沒且數年。猶能遵其遺言。罔敢殞越。足見信我之身型家範。施于有政。余因而得悉其生平行誼。孝弟大節。已譜入吾取節錄中。一時聲氣。無論遠近親疎。或爲立傳。或爲詩文。爭謂其人足存也。夫郭林宗、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墓廬。欷歔瞻戀。不忍舍去。是豈生而有可借之勢。歿而有可希之利哉。要其人之精神蒸動。發皇人心。故戚而疎。近而遠。愈久而愈令人思之不衰。信我君之神情意志。應自照耀于天地間。而是經彙親疎遠邇之言。題之曰如存錄。其亦仁人孝子之思乎。

劍南詩鈔題詞

昔茅止生在江村。嘗爲同人談放翁詩。津津不置口。恨未睹其全。戊子歲杪。鴈磬兇得劍南集。手自抄錄。其鑒賞亦猶之止生也。余亦日閱數首。偶有當於慮者。不問工拙。令兒輩錄之。得若干首。大都高曠超逸。名之曰放。誠自爲寫照。至甘貧愛閒。慕隱喜幽。更有當於老懷也。然其生平大節。摠在不忘中原一念。故感憤悲鬱。無地無時。無非此意所蒸動。至垂老示兒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是豈可以詩人目之哉。佳者不能盡錄。錄者不必盡佳。偶從所好云爾。其所收之句。要亦如此。觀者勿謂余選放翁詩也。

題酷吏傳後

嘗聞漢多循吏讀酷吏傳郅都等十人皆以酷烈爲聲是時民尙朴知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後甯成輩效而行之事益多民益巧法約皆倣郅都而廉弗如趙禹文深雖孤行一意然用法益刻張湯多詐舞智以御人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而目之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縱廉其治放郅都尹齊以刀筆事張湯聲甚於甯成楊僕治放尹齊減宣爲左內史杜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然此十人者天子初皆以爲能禁奸止邪亦足快意一時而陰慘嗜殺濫罰無辜謂天道何予謂此十人者卽小有能聲皆天之戮民也太史公作酷吏傳以昭示天下後世雖曰瑕瑜不相掩只酷之一字嚴於斧鉞矣

題游俠傳後

太史公傳游俠津津稱之不一而足彼固有所取爾也此等人行雖不軌于正然其言必信行必果不愛其軀能存亡生死人此固英雄之所喜也君子獨惜其不知學知學則勇於徙義勇于改過視曲儒抱咫尺之義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者天淵矣唯不知學以武犯禁遂使朱家郭解之徒令與暴豪冥行者同類而共笑之無足怪也吾友鹿忠節少年有俠士風非深於學問不能過此關也

題滑稽傳後

談言微中一語一篇要領當時敢言之人未可與莊言故以滑稽出之總之言期于有中不中而言不幾贅乎然不可律以聖賢之旨此所以爲滑稽耳

題日者傳後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太史公所以爲日者立傳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此一篇歸結處見道之言也予謂身危不獨勢高古人尙可以貧賤而肆志今人欲肆志於貧賤甯可得乎君子以謹身正物思患而預防之庶可免咎

題貨殖傳後

大學平天下而其實際在用人以理財則財之理也亦唯使家自爲給人自爲足合之而成豐亨豫大自儒生俗士不知理財之務而諱言理財之名民生所以日促而國家所以長貧也太史公論富國家洞悉人情通達事體能放其意而行之無地不可富也無人不可富也無術不可富也其言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此雖有激自道之詞然亦占盡地步見唯巖處奇士乃可以脫然于富貴之外耳

題耶律晉卿傳後

嘗聞元有三儒許平仲耶律晉卿劉靜修余靜修里人也知有靜修而已繼而讀平仲集暨薛文清崔後渠之推尊平仲始知平仲矣今來百泉遊息梅溪舊墟再取其傳而讀之益驚歎晉卿之爲右大臣也好生一念淪洽于人元季而生此人斯世斯民之慶也梅溪之蹟已湮梅溪之人不朽爲書其傳後俾論世君子考衷焉

題毛選君狀後

先生立朝在神廟丁未戊申之間。予時遊京師。凡屈指海內清貞沉毅可當大任者。莫不首先生也。今逾五十年矣。先生之潛躍升沉俱不聞。壬寅先生曾孫會侯以彰德司理。借便顧予夏峯論學。別後兩以書來質所疑。且以黃貞父所爲先生狀見示。乃知即神廟時都人士所稱能大任其人也。向徒聞其名。今讀其狀。恍見先生矣。先生並慕文成良知之學。曾與龍谿握箸晰義。超超有會。李見羅居幽囚中。講止修之學。偕同志詣獄受講。連朝昏不懈。只此嗜學一念。自得者深。故能於得喪夷險履之若一。爲令居銓居鄉。凡所施爲。要以理爲主而氣赴之。故不仆。蓋天下無無道理之時。我無所挾持以自固。則禍福死生其所以怵惕我者。隨在而是甯能無介介乎。先生有本之學。出處皎然。不用夬。則用遯。其於易也深矣。貞父稱其治邑如朱邑。立朝如毛玠。居鄉如范希文。予謂摠自嗜學一念來。孝友則眞孝友。清介則眞清介。弘毅則眞弘毅。固非義襲而取之也。予更有慕焉。自九十三翁六世同居。元氣滉瀁而生先生。先生以理學起家。又四世而會侯能傳其家學。此豈尋常爵位名譽所可比擬。因附數言於狀後。以識五十餘年景行之思。

題內黃摘要後

摘要者。張仲誠與內黃紳士講學之書也。如論逆力。本體皆順。工夫皆逆。唯逆所以雖富貴不處也。貧賤則不去。總是逆力。性也有命焉。命也則又有性。總是逆力。如一念常在。不分過事不過事。儼然嚴師憚友

之相隨居處自不容不恭執事自不容不敬與人自不容不忠一念不在便是氣用事矣如辯恕聖賢所謂忠恕確有把柄直是求諸己已卽人也己之心卽人之心也自人失己之心而人之心於是乎不可測矣聖人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欲在己我只勿施而已萬物皆備於我向萬物尋萬物能無差乎此等處透徹親切人人快心其餘有令人不能言下醒豁者未免涉賢知之過驚夫婦之愚在仲誠以爲非可說可不說沒要緊的話愚謂可與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言失言總之聖人只是行其所無事仲誠痴心人也識卓而力猛一得于知遂迫欲見之于行且並欲與同人共見之于行此其學誠篤而心誠苦矣愚嘗謂帝王大功業因天因地因人而己不與焉聖人大學術因物付物以人治人而己不與焉只一行所無事盡之矣不能行無事其弊也恐流而爲鑿夫子自居好學曰不善不能改假年學易曰可以無大過矣又稱顏回好學曰不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我輩今日談學不必極深研幾拔新領異但求知過而改便是孔顏眞血脈予老而庸腐不足以有爲仲誠勉之勿落第二人是所望也

## 題費此度中傳論

中傳論取子貢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一句做主而兼取諸儒之說以輔之反覆辯晰甚爲詳贍其中以毛血明水后稷文武爲喻尤令人心折可謂漢唐諸儒知己老夫理學宗傳於董子毛公文中子韓文公諸儒皆不敢遺亦先輩之緒言也湛虛張公常與老夫言漢儒大有功于聖門其去聖人不遠傳義悉有所授卽宋儒尋求墜緒皆賴漢儒之力謂其茫無所知此亦未可盡以爲憑也惜湛虛已往不得覩

此度之論。令一快耳。

題西嶽圖

高皇帝一代開天之主。而有夢遊華山之文。黃道周一代結局之臣。而有思在華巔之詩。不知華山閱幾千百年。而乃得如是君如是臣爲之讀歎題咏。神遊不置。山靈亦奇遘哉。某日夕對此圖而誦其文。讀其詩。可使華山道士夢中聞之。亦當爲之叫絕。

題黃粱遺蹟後

愚按是說。爲沉酣名利之人下一劑清涼散。雖對症。非聖人垂世立教之意。夫子于宰予。責之以朽木糞牆。蓋法天之健。無一刻可自暇自逸。審如是也。將使天下扶危豪傑。救焚經濟。皆以盧生一夢掃之。治待誰開。亂侍誰轉。舉世界而歸之昏夢之中。可訓乎。不可訓乎。此可爲達者道也。

題煙霞館

有身須宇宙。無事即煙霞。予極賞此語。蓋身通天地古今爲一體。離宇宙何以安頓此身。堯舜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局有隱見。然分無加損。總皆所謂勞心者耳。若荷簣丈人之流。則不然。治亂自在世。于己身無與焉。果哉末之難已。至用行舍藏。非役情于宇宙。而曰有身須宇宙。非癖志于煙霞。而曰無事即煙霞。則隱見有道。卷舒合規。非聖賢而豪傑者。鮮能與于斯。予庚寅避地來蘇門。隱君已先結廬于百泉之上。予嘗以煙霞逸客四字額其廬。隱君即以此館爲同人遊憩之所。予因爲社約數則。蓋爲此地不可無

此館而此館不可無此人蘇門一區從來多寓客許平仲自河內來姚公茂自柳城來竇子聲自肥鄉來班荊而友相視莫逆堯夫暨子伯溫公茂暨子誠齋姪牧菴許平仲暨子時可則父子與偕至稽康之從公和姚牧菴白素菴王秋澗之從平仲迄今父子作述師友嚶鳴猶爲蘇山蘇水留爽氣也人固藉山水爲緣山水尤藉人爲重豈待閒哉隱君少壯行蹤非耽邱壑老而休息於此其識趣過人遠矣

題壎篪卷

先伯兄國重先生素不作詩慟先府君無病而逝於廬居時有哀吟二章歷年多稿遂不存仲兄啓運晚有遊豫吟季弟啓美詩最富兩大人見背後予偏有緣于兄弟之間兩兄視我其友愛甚于我之視弟啓美事我其恭順甚于我之事兄聚散離合之際各有相憶之什今兄若弟俱逝予日就衰每念夙昔輒流涕不能自禁因令兒子輩搜輯從前相憶諸什錄十之二三爲一卷日夕瞻對聊以寄予寤寐之思

題五弟啓美詩帙後

啓美舊錄其詩四首泠孫愛而珍之臨其字幷誦其詩按此詩在甲戌前京衙武學作也有詩啓百首抵武城困于病以稿付余令選而授梓余時無多暇僅錄什一于千百後謝病歸詩更進且益多因書劍飄零剩與選兩無力焉歲月悠忽撫卷興思小子輩謹存之以俟後之君子

客塵私祝跋

人家子弟做壞了多因無益之人日相導引近墨近硃面目原無一定多暴多賴習氣易以移人余不敢

以槩天下之賢子弟。就余兒時以迄今日。忽彼忽此。轉徙難憑。日與飲者遇。而余之嗜飲也轉甚。日與博奕戲謔者習。而種種之好。余亦不肯後於他人也。或時而對賢士大夫語夙昔之事。隱微之念。唯恐其革除之不盡。而洗刷之未到。迨賢士遠而便佞親。則悠悠忽忽。故態又作。噫。友雖五倫之一。實貫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而妙其用。少年未經世故。此義尤爲喫緊。私祝數記。嚴切簡明。直令宵人輩立腳不住。其子弟賢。當益勉於善。即不賢。或亦不至大壞極裂。不可收拾。先生崛起正德。功定叛王。以一悟而帥世學。以一勝而開封國。片言隻字。無不足提世覺人。獨取是篇而刻之。蓋人未有不愛其子弟。而子弟之賢不肖。實於此判聖狂。敢以公之吾黨士之共愛其子弟者。

## 冰雪飲跋

清濁苦樂四字。其點畫形象。人人識之。其義則人人不識也。余嘗見世有一種人。豪華自喜。清所濁而樂所苦。畢世沉淪而不悟。此無僞之俗人也。又有一種題目甚明。勉其清而襲其樂。寸心恍惚而不眞。此作僞之雅人也。嗟乎。雅而僞。爲之心勞意攘。而苦乃滋甚。孰知眞能清者之自有餘芳耶。眞能樂者之自有至趣耶。白沙有言。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孚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會此機括。則六合內外。上下古今。都一齊穿紐。可因此飲而直究生人之初矣。願與同志者共闡此冰雪之義。

## 鹿太公助餉跋

己巳鹵據良固。其遊騎一薄定與之祖村。一逼容城之白溝。范撫軍質公遲五日至。此方生命。不死於鹵定死於逃軍與把棍耳。雖有粟孰與食。是役也。一民一士一粒一粟一車一馬。皆太公面相商度。曉之以義。開之以相關之情。迨餉已解而又不欲自居其名。太公之德。穆乎遠矣。伯順識其出粟之姓名。以示與人爲善之意。此舉實成於太公與仁卿。此何可令其沒沒也。

## 鹿太公貼軍跋

設軍所以衛民也。今乃以之厲民。無論積衆成强。爲脅爲劫爲淫。悍然無不可縱之情。無復可憚之事。即合宗族鄉黨以奉一軍。而軍之怒目奮臂。有敢與抗焉者乎。此太公所爲有觸而興。而爲合族計永賴也。夫軍所應貼之物。數雖無多。然一族之人。無不蠭動。稍歉於額數之中。則相關於無已。稍盈於常格之外。遂相安於無言。太公損己資腴。以代族人帖軍。軍即悍。斷不能悍於厭心之後。與德我之人也明矣。太公在家而家無不齊。猶惜其不代碌碌者而爲將爲相。豈思不能御吏而御兵也。

## 鹿太公德紀跋

魏忠節爲大行時。過江村信宿。有詩以紀之。乙丑孝子學泮再過江村。其居停依然忠節之故廬也。因手錄其尊人之墨蹟以而藏之篋中。且謂余曰。某父子前後兩居於此。可謂於此地有緣。但前番光景和以悅。作家尊之主人易。此番之光景悲以慘。作小子之主人難。萬一得脫樊籠而過家巷。當以一舟迎太公。遍尋吳越山川之勝。不肖父子亦得從容追隨仰邀一日過臨。以報兩番投止。此眞千古奇快也。果可得

說。噫。孰知其竟不可得也。孝子百顧。情慘而意摯。太公之明德入人。於此可想見矣。太公之德固難名。然一遇人而令人心折若此。此其隨事隨人而可紀者也。因爲德紀跋。

乙丙紀事跋

余侍太公三十年矣。其肝膽淋漓。時愈危而力愈猛。勢愈迫而情愈眞。古來慷慨節俠。急人之難而聲施不朽者。恐未必如是之中情而近理也。左允之之言曰。如何是聖人。鹿太公乃眞聖人耳。允之爲浮邱中丞弟。親見其慘淡經營。心力俱竭之狀。故不禁其傾服至此。是役也。余亦有言詳其顚末。總之太公爲其難于度庶幾無媿。止生以三烈士冠之。余自顧有厚顏矣。

跋黃石齋易象正

予往在滏水張湛虛司馬每語次。輒及石齋。蓋湛虛之尊信石齋。於其一言一行。一字一句。不敢忽也。獨于其易象正易與詩春秋三經合一。奇其說而疑其未必確也。予時未見其書。未敢輕置一語。後數年喬遙集奇其人因託訪得其書。與老於讀易者共觀之。意亦不能無疑也。予曰。泥其跡則無人不疑。會其神則無復可疑矣。易之爲道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盈天地間。無一事非物也。無一時非易也。無一人非易也。聖人全體是易。故伏羲觸之而畫卦。文王觸之而繫彖。周公觸之而繫爻。孔子觸之而繫象。後之讀易者。因羲、文、周、孔之卦、彖、爻、象。會而通之。神而明之。各從自己之心以探大易之蘊。如周子之太極圖。則易之統體在圖矣。張子之西銘。則易之統體在銘矣。石齋讀春秋。易之統體在春秋。讀詩。易之統體在詩。謂

易與詩春秋合失易之旨幷失石齋之旨矣先儒云易之蘊多在中庸又曰孟子不言易卻深于易易豈獨準于二經乎哉或曰石齋固自言之矣百年之歷可以觀智千年之歷可以觀聖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矣天地之教戒鬼神之情狀可謂備矣春秋者天地之自修也詩者鬼神之吟咏歌嘯其事也詩與春秋遞爲爻象以圖天地此明以易準詩與春秋他經不與焉曰此又泥跡者之言也石齋就詩與春秋而見與易合故窮形盡象而極言之以盡易之蘊正欲天下研精之儒必有能推明是說者若謂禹之範箕之疇禮樂之中和而不準于易是豈易之道也哉曰若是則象正之說可廢歟曰何可廢也以天道徵於人事自春秋迄今易之實歷象數性命原一統事非石齋其孰能研精至是耶石齋固一代之奇人象正當爲一代之奇書是在讀易者深思而自得之

杜氏家訓跋

茅子止生爲此序也德平公精神眉宇宛宛如在其終之曰自盧龍一道酬贊戎庭故陸沉五百載雖其地亦產大儒鳴道德而所存者寡矣今其地復中鹵終歲勤苦以事南畝迨登場滿籯委之不可知之人以去況典籍乎噫斯言也令生其地當其時者有無窮之慨焉予嘗聞一二先達素修名行可爲世模然不一再傳邈不可攷即問其子若孫亦若秦粵然風馬牛不相及者有之況邇來屢被邊患燕南趙北之間殺掠幾遍即苟全性命偷安視息然殺賊知短謀身計危此學士大夫所咨嗟飲泣俯先壠不能不吁欷低徊也戊寅之冬予與杜氏叔姪昆弟同避地西山迨歸展墓過東江諸杜氏謂予曰自先世所積服

飾器物。蕩然無餘。獨得先高祖德平公家訓一帙。墨蹟如新。提命周至。夙昔追惟於恍惚疑似之間。若宛見其精神行事。竊念先德平披草萊立門戶長厚之澤。慶流苗裔。何可忘也。敢請子一言以傳。予曰。是固吾所樂有言者。士庶人稍知自立。莫不斤斤爲祖父守株茅片瓦無敢失墜。況其揭之訓而垂示後人者乎。孝子慈孫。徬徨篤摯之情。固知其不能已也。且喜嘗五世之後。君子之澤方將告斬。而此帙乃始露靈。是必其人之精光不可滅沒。故鬼神亦爲呵護秘惜。久而無失。今讀其訓辭。質以信後。愼以謀始。簡以導從。懇以布誠。凡垂之訓者。皆其迪之躬。迪之躬。罔不行之家者也。夫自大學教衰。士不能修而求之齊。不由齊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知爲政者矣。矧家之能政之。德平公以身範家。以家範治。以範家邦者範子孫。其心甯有窮耶。是在子若孫。因言以見心。因心以見其色笑起居。點點滴滴。血誠相貫。即百世豈有隔焉。嘗聞伯順云。杜氏當興。其先世培基樹德。源流已遠。意亦謂德平乎。

杜太公遺行跋

杜太公潛江。余弱冠時。僅一望其顏色。然行誼名德。未之悉也。繼而交伯順於西江。與太公所居之東江咫尺。晤伯順無不晤太公也。晤太公無不飲太公也。花香酒熟之時。每先意而望之。吾兩人亦逆知其望我。不覺神欲往而足欲前。如是者幾三十年。或少有鬱情失意。吾兩人至。言下便豁然。其伉爽明敏。遊刃忘機。絕無藏怒宿怨之事。伯順嘗云。孝弟姻睦任恤。君於六行。蓋兼之矣。千里內外所聞所見如此君者有幾。余曰。除君家大人外。恐寥寥難嗣響矣。鹿太公於六行。稱足色而急。左魏周三君子之難。幾破家捐

軀無易慮杜太公則左右鹿太公相與以有成也公才德雖未彰于世然于知交多義烈止生傳已識其大而周恤貧窮篤念骨肉此中有至德焉余固已取節於友于暨交誼中矣第覺公之精神行事醞釀布濩於有意無言之隱者殆未可以言語形容也公臨危之前二日余兩人過而問狀公猶爲下榻若無疾者然公歸寃余兩人爲執紼慟哲人之云亡也嗣君開美亟欲以志石之文屬其師伯順因痛劇久不能搦筆伯順亦以事可徐圖不意城陷遂衛慘死致令乞言者飲血椎心顙求無路立言者形殘血漬續書難期以彼此兩相敬重之人而竟成欠事開美每一念及若負人世之大疚焉因以其傳幷行略付諸梓余爲補其遺事而跋之以識生平相與之雅

魏義士復祀鄉賢跋

胡令君廷佐曰凡天下之爲鄉賢者未必皆堪入國史而即入國史者未有不堪爲鄉賢者也因據圖學之呈復久曠之典於崇禎十六年丁祭前一日置義士主人祠胡生踐恐其久而復湮也附刻此段於集末俾後之君子有所考焉是集也刻於丙子兵火之後而卷遂被焚於甲申之前義士所還之田計十頃有餘畝而義士之子孫合計所耕之田亦止此數所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義士之謂歟

跋家禮酌

家禮之行於世者從來不知幾多家而文公獨著文公家禮文公所行之禮也有程子所行者朱子不敢

行。兩大儒行誼謹嚴。晰禮深微。千古而下推程朱。他人莫擬焉。然且不能概同。況人各尊所聞。行所知。其同而異。異而同者。亦天時人事之不得不然也。何足怪乎。文公亦云。凡禮有本有文。愛敬。其本也。儀章。其文也。愛敬不可見。因儀章以見其愛敬。故嘗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如本之不務。而儀章度數。模倣曲盡。失文公之意矣。

## 孫少師年譜跋

按公譜。長君高苑令銓讀禮三年。泣血茹苦。編次成之。未授梓而高苑君沒。高苑次子之藻。訪余渥城。謂兵燹之後。先少師年譜。已多遺失。幷牧齋先生所爲狀。亦未得存。中夜起坐。寸心如焚。余曰。牧齋以狀付余。余固恐其有遺失也。已存副本於笥中矣。之藻喜極欲泣。謂少師復作。因盡出高苑君所爲譜。屬余訂之。幷補其缺。余卒業至遺失處。未免掩卷歎息。常於雞鳴夜氣時。追憶平生所見所聞。再採之牧齋所撰述。因令博兒錄之。得若干卷。公生平大節。庶窺一斑。至其纖悉曲折。語言嘯色。總公之精神所寄。高苑君所譜。子孫當字字珍之。萬不可令再有疎虞也。南都之剡。止生賣水田二頃。爲公了此甫竣。遂付篋底。僅供東人煮肉一飽。噫。造物者。或忌公宣洩大盡耶。語言文字所以傳神也。公之神照耀天地。輝映日月。不借語言文字而傳。但後之君子。欲見公鬚眉。思公功德。則愈重公文字。重公語言耳。

## 跋北地雙忠

鹿公從孫公而東也。張太宰問達謂孫公曰。鹿職方已擬敝部司官。但聞閣部仍攜之邊。奈何。孫公曰。人

情於銓於邊趨避何狀鹿君趨避卽不同世人豈得奪世人所企望不可得者而加以世人所褒足不敢赴者且其雙白在堂縱此君盡脫世情尙不虞高堂之念子乎太宰遂注定將以疏聞鹿聞而辭之銓且嚮孫公曰倘從相公於銓可辭也善繼卽自列尋常或可辭塞上之行今辭塞上就銓司尋常人所不爲也相公爲其願之乎孫公笑曰予敢以尋常人待公正念公高堂爲公躊躇而不願與銓部爭賢也鹿曰家書來直以從公於邊爲公忠且勖以先侍御公忠也相公幸勿煩念孫公謝曰老成人每欲成就後進以大賢之路公肯做聖賢豪傑吾輩叨在大列肯浣公以尋常乎二公相須有成實始於此後鹿公以太常少卿家居丙子定與城破殉義謚忠節孫公戊寅家居高陽城破全家殉義謚文正

五忠手蹟跋

此數紙啓美偶存笥中恐再遺失彙爲一卷置之案頭恍見其人今且數年矣啓美亦作古余每撫此卷凄斷不堪讀蓋余受伯順四十年直諒多聞之益迄今無日不入寤寐間也浮邱廓園吾家兄弟受恩最深而余之辱知不淺蓼洲以伯順之好好余一如伯順大洪雖僅半面識然每向充諧伸知己之言余自慙形穢何偏有緣於諸大君子哉此卷啓美擬借質公題數字於其首而質公亦往矣余因題曰五忠手蹟俾吾家之子若孫存之千百世後此紙應與諸君子之精神不朽而啓美亦與之俱不朽矣

跋孫少師手蹟後

按少師年譜此詩辛未一片石作戊寅殉節且七十年矣而此詩光氣如新老臣心事一片石有靈猶能

識之其言曰有天無人有君無臣夫天之下皆人君之下皆臣安得謂無人無臣也哉則其心亦苦矣雖然精忠亮節已揭日月而行中天千載下共欽共仰將指而目之曰少師之人也天之下一人也君之下一臣也又何歎乎無人無臣也哉

書鹿伯順手蹟後

公平昔寫字多用敗筆殘紙予問之曰字不成家留佳紙筆以俟能者予曰伯順字再醜幾分當有人寶而玩之公歿未幾鄉後進珍重公手蹟字誠以人重哉公生平遺予手字甚多偶簡數幅欲裝成卷以便出入攜帶藏之不秘竟爲愛者私去眞人精氣不磨鬼神定爲呵護終當復出在彼猶在此耳

跋郝涿川手書後

晨起博兒於篋中檢得郝涿川手書一幅乃遺其同里樾麓楊君者樾麓與夢鶴皆涿郡人篇中雅相敬重其麗澤之益近今未有至其相期向學不肯以老自諉尤令人深省其言曰學則憂忘于樂不學則益就于衰學非俗學也俗學蔽其天光正學滋息眞氣此眞知學之味者耶衞武公耄而嗜益篤想皆得力于此不知此味者使以學爲自苦之事北方學人最少靜修而後吾黨開山非公其誰儻曾於十年前爲公立傳今得此幅企慕不忍釋若其高不仕之節隱于川上怡然自得白沙一流人也白沙亦公友有遺公手書雖僅存數字尙可想見當年友朋郵筒往復之意

跋白沙與涿川書後

先生集滿天下有目者共覩然手蹟則不可得而見矣其人非字卽工不足存也其人是字卽不工不可不存也如先生者豈容無片言隻字于几案間哉先生晚中徹悟嘗有句云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攻涿川生平所學亦躭元默故其交合惜遺其書僅存殘幅予珍之二十年矣貧家乏寶玩此數字者顆顆明珠也

## 跋朱勉齋手書後

予甲戌公車都人士相謂曰此中無史道鄰金伯玉便不成京師時伯玉讀禮家居因過予論交焉隨有友人稱朱勉齋津津不置口後交其師鄔孝徵復述其懿行歷歷予私識之曰都下二君子今果皆有以自見望隆一時聲施後世偶閱勉齋手書附此語于幅末以志企仰後之君子定有爲三君子合傳者

## 跋胡葵衷書後

馬生自平涼攜來葵衷父子手書故人情深恍如覿面因憶公當甲申後令容予時山居三年不入城市公不督其疎違而嚮予益切嘗策馬攜壺榼過草廬有竟日驩且令其二子大宣大定婿董蘊生徒步視予未幾內轉輦下貴人有詢及予欲攜之出公曰渠出未必能爲當世重渠不出乃能令爲奕世重我輩不能自重顧欲强人耶古人重知己之言予何能忘情於公也今大定成進士修翁好益殷公風流蘊藉令容多惠政容人思之予與公塵外交其寄思當不與士人等公名廷佐

## 跋念菴答王宗沐問靜

此是念菴大把柄。世間學者多在覩聞處做工夫。彌縫罔缺。點綴徒工。祇成一的然耳。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乃孔門用功眞訣。子思能討出老腳。正從曾子知止而後能定。而後能靜來。如不知止。將戒懼何所持循。豈徒於持拘迫而已乎。歸靜言乎其功也。是眞實體認語。恁是生安聖人。須要時時刻刻作戒懼工夫。

跋七頌

七頌者。潁川劉公勇所作也。七子生不同時。行不同局。劉子何取焉。成連爲伯牙學琴。陸賈出橐中裝給諸子。司馬徽質疑桓伊聞歌。沈麟士著屐王績與瘖人對酌。韋應物焚香掃地而坐。此可以想劉子矣。劉子負奇情未遇。倘亦思所以移之耶。以裝給子。又何必泛舟西湖。追跡赤松也。卿言亦佳。無復有辨。是非之人。萬事一屐。無復有可喜戚之事。總是無可奈何之時。無可與言之人。只得焚香獨坐而已。此可以得劉子志之所存矣。雪心云。本以我貌我。古人宛爾註。知言哉。

讀十一子語錄書後

周元公

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通書四十章。又與圖說相表裏。言約意盡。未嘗與吾儒較勝負。而諸儒莫不遜謝焉。未嘗與二氏辨是非。而二氏莫敢爭衡焉。卓哉元公。迥乎不可及已。孟子敘列道統。而以見知自負。元公所稱不待教之豪傑。殆生知者耶。程、張、朱、陸又其見知者矣。

程純公

純公于裕陵。不可謂不見知。而道卒不得行者。以無容賢利國之相臣也。純公于安石。至誠感動。意欲轉小人爲君子。使彼之道得行。而有利於社稷生民也。則吾之願亦畢矣。惜拗性已成。勢難挽。而吾之忠實心。能令彼相信。而不忍加害。至誠動物。于此可見。大凡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一段篤摯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下諒其心。吾不能不醉心於元公與純公也。

程正公

兩程夫子同出一父。同事一師。而所學各詣其極。各成就一面目。如聖一也。而淸、任、和不同。仁一也。而微、箕、比不同。總之各成其是而已。同而異者。一本散爲萬殊也。異而同者。萬殊原于一本也。其著落在五常百行。其著力在戒欺求慊。外此無學問。無人品。正公自布衣登講席。始終鄭重其事。師爲天下善固已不負師傳矣。

張明公

有力量人。便有執著。不肯服善。明公凡事以復古自任。力何猛也。而坐撤皋比。心之虛也。特甚。變化氣質四字。是他生平學問把柄。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太和元氣。無庸變化。而動容周旋中禮者也。知廉勇藝。文之以禮樂。此則融其所長。變之化之。以歸于中和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果能此道。此則補其所短。而變之化之。以革其愚柔者也。愚、魯、辟、喭。皆由學力變化。故皆能升堂入室。明公之得力。其在斯乎。

邵康節

康節先生本是經世之學爲他精易數於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卻看小了他學問朱子亦謂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才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愚按先生之不肯深把手做者正知其不可爲而不强爲所稱知幾者乎邇白沙有句云單學堯夫也不孤黃石齋舉其詩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獨堯夫有此本領餘非所及此則堯夫之爲堯夫也

朱文公

文公之學可稱充實而有光輝矣所謂集大成也當宋南渡屹然以身任斯道之重切劘君相綱紀國論眞有功于天下後世乃身蒙僞學之禁竟不得收明道之功至永樂中章顯宋之大儒爲道統攸繫文公書自帝王國胄下逮閭巷山谷之人髫而習之三百年遵朱之令不衰明三百年太平實崇儒重道之明驗也人稱其義理精微心胸開豁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可謂知言

陸文安

朱陸同異聚訟五百年迄今自其異者而觀之朱之意教人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遂若偏于道問學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遂若偏于尊德性究而言之博後約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約後博尊德性自不離道問學也總求其弗畔而已南渡以

來眞實理會者獨我與子靜二人而已青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二公畢竟皆豪傑之士異而同同而異此中正參悟

薛文清

文清當王振曹石用事之時而屹乎不拔皭乎不染所稱端亮誠慤之士儒而君子者也其門人稱其剛毅似伊川書法似元晦予謂生平所學乃伊川元晦之學故其人學書亦似之或問文清與文成同異曰皆大儒也各有極詣正不必強而同之文清似朱文成似陸有朱而無陸有陸而無朱未免有偏重不返之勢相資爲用正以相繼于不窮天地不能外而況于人乎聖人通變于未窮以此

王文成

所貴乎儒者通萬物爲一體使要以天下爲己任區區詞章記誦腐儒而不適于用者也孔子志在東周孟子志安天下此是孔孟之學術得行其志焉則親見堯舜不得志則羹牆堯舜非苟焉而已也斯道不明聖學湮塞騖博者俗徑約者虛陽明崛起揭良知爲宗博約知行合而爲一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斯道爲之大光而全體大用立德立言立功隨感而應無處非道無地非學腐儒面目得陽明一洗之庶期月三年之願非虛語也摘瀦索垢于一字一句之間者陋矣

羅文恭

文恭少學文倣李空同未幾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宮寮又與唐荆川趙浚谷相講磨大放于文久

之諸人曰吾無意爲之矣學之有本猶水之猶源必其中有自得寶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故其學一主無欲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入微而後知無不良所舉主靜歸寂辯答數千言要皆不踰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沛然眞得始自信于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微也陽明門中尊所聞行所知者儘不乏人而眞實得力萬不可少者則羅文恭也

顧文端

予弱冠赴京師時東林之名甚著每日章疏固多頌言間亦有摘及之者予詢學士年長者東林人果如何長者云東林君子也未必人盡君子而主盟者則眞君子也然則摘君子者之人可知已嗣後五十年文章節氣大約皆東林之人也晚得涇陽諸集讀之開豁洞達晰義甚嚴而持論甚正評人處不徇不刻自是邇來諸儒之冠予謂文成五百年後直接元公而念菴涇陽則又其見知者矣

讀金忠節文集書後

公釋褐最少當官抗節國變死節天下仰之然非其志之所存也其自警詩曰博謇由來不受憐靜深豈假俗爲妍從今焚卻狂愚草羞向人間道忤權其全編無一語不出性靈無一篇不關名教不止同遊文謝直已入室程朱眞所稱聞道人耶

書先志後

我考葬于乙巳秋我妣葬于己酉春一五十二年一四十八年矣志墓之文託鹿子善繼是先考妣生前

所喜與定交者．男兄弟以貧出館于外．鹿子亦入官．遲二十年．始構此文．今復二十餘年矣．大半浮家山水間．旅蘇門．又復七載．兄若弟皆凋謝．去形影孤子．困窮以老．抱病實深．令諸子若姪磨片石而書之．恍見我考妣之音容色笑于字裏行間也．孫曾婚姻姓氏．誌未備者附入．

## 引

### 陳烈婦乞言引

顯吾陳先生．古之太邱也．德堪範世．儀足型家．僕初從鹿太常伯順而識荊．繼從許明府伯藏而致訊．既親樂易．更醉樸誠．道先行於妻孥．義自嚴乎婦女．甲申三月．闖陷神京．吾郡以一城．冀燼灰之復燃．守者以七日．望天心之來復．事既去矣．悔不可追．張氏宜人．率先赴井．神傷意激．淚碧腸枯．合婦女三世而同心．共婢幼十人．以畢命．義烈震乎天地．貞操格於神人．殺身成仁．難槩望於學道之士．舍生取義．豈易得於巾幗者流．不獨耀彩一門．實足標馨百世．蓋諸烈婦闇然自全其性命．何知有文字之標題．諸文士憮焉自鑑其鬚眉．定當以烈婦爲榜樣．用告同志．幸賜鼎言．

### 嘯隱文娛引

士生今日．能脫棄世累．蕭條高寄．以山水詩文自娛悅者．蓋亦難其人矣．二十年來．高子鷹馨．庶幾近之．高子癖好山水書一卷．酒一壺．此外無他嗜．遍錄古今人詩文各一帙．以自娛悅．夫當迷離桎梏之世界．

浮生若夢舉國如狂獨能娛于詩娛于文此見高子志之所存也從來詩與文之可娛者多矣高子甯能盡取而高子所取之詩文亦豈盡皆可娛意之所賞不傍人口脗醉月眠雲悠然自得所娛在此而塵世中之聲華勢味何足以易之娛在詩娛在文先有得意于詩與文之外者故能寄趣于詩與文之中必請高子所錄之詩爲可娛所錄之文爲可娛是未嘗學詩未嘗學文者也烏足知高子志之所存也

## 啓

### 報賈太公銜恤

一元特產才德鍾天地之精兩世宏科文章燦奎壁之秀聲名達燕易昂昂方宇綱維閥閱首金臺炳炳冠裳領袖如不孝百艱交萃萬事俱灰先君抔土未乾長逝復延于大母菲才尺軀非有永諧何計于沖妣居凶儀納吉儀實爲禮訓所重誚舍括髮議結髮抑豈人心所能安況乎奕葉守出迂雖叨附青雲之末窮廬甘寂寞誠自慊綠牖之微乃不棄葑菲之愚猥欲聯絲蘿之好方椿闈胥慶業屢訂盟迨門祚惟災復悾悾託斧令寸腸崩裂益悲稟命之無由徒五內躊躇祇慨時遭之多蹇第以兼葭倚玉嘗庭訓于生存聿慰窗幕牽絲或神通于冥漠乃敢勉承先志緣茲仰奉高風金蘭臭契于平時秦晉允協于今日誼通二姓飛鸞傳佺儷百年永並兩儀鳴鳳占榮昌累世

### 寄蔣少陽

五載沐琴堂誼實深于再世三方播令德績最著于千秋南望有懷下情何極茲者隔龍門于兩地益覺蓬心困雞肋于一經祇成病骨窮途顛頓感代謝自厭頭顱中夜徬徨對知己難施面目邇遊燕市空此舌之尚存落魄都門嗟黑貂之敝盡茲有菲生者奉橐鞬于淮海瞻紫氣于維揚敬附短牋用候清吉台下望隆中外大拜非遙不佞夢想春風披襟伊邇臨楮不盡稽首再言

餞劉百世

帝遣公來四載喜垂多士範天爲僕設千秋爭壯兩人盟將判袂于一朝敬滌觴于二日縱橫揮麈英雄特地入清譚錯落飛觴晝夜何分供豪飲屆期顒候先此告虔

與洪振溟

天啓斯文多士喜逐眞盟主時開草昧千秋希遘大宗師爭誇識玉之明豈有遺珠之歎恭承下問足仞高風某也淡泊爲心干請之腸久冷朴誠一念憐才之意猶焚子弟親知雖有幸叨于彀內樗薪枯朽不無忘意于籠中敬以曳白之生謬異垂青之惠

邀朱我白

琴韻悠揚瑞氣初浮于上谷棠陰縹緲福星忽映于曲陽席未煖而車復征何由寇君之借神雖親而室已遠徒有杜公之爭度日全憑架上書有暇卽開萬卷行囊惟有峯頭月長貧不愛一文半年振久頓之精神六里開千秋之生面來何暮也去偏速與謹諏十五之辰薄列四筵之具杯陳祖道卜晝卜夜而與

未闌曲奏驩歌一斗一石而量各盡甯直披拂芝宇敬擷芹藻之羞抑將舒嘯離懷飫佩旃檀之屑相期今古非敢寒溫幸賜諾金望朝來之紫氣敢勞移玉噓秋夜以和風祇此告虔屈期引領

餞朱我白

目斷征塵瑞日起城頭之鳳懷牽明德清風送雲外之鳧倚借無繇福緣有限傍花村開祖帳吉在明辰除草徑迂高軒虔通此日點點離人淚扳慕彌深勞勞送客亭光儀漸遠魂銷未禁面晤難期惟願暫駐驂驄悉罄臨岐之教載歌驩曲少舒臥轍之忱

報鹿太公代張于度

伏以奕葉傳德馨久欽多壽多男之福千秋結信誓史無挾賢挾貴之心門牆託契于昔時秦晉允協于今日恭惟大老師閣下道韻渾噩行誼端凝德業衍前修承實兼創功名開後進樂享無憂喜吾師仗劍危疆囑勤王不必念父看吾友策名解額知有子更幸有孫忠孝文章允矣四方推冠冕箕裘弓冶昂然一代憚頡頏乃不肖某豺榭孤寒雖本巾服之舊閔然衰緒莫閑纂組之功永結琴瑟之歡原屬非偶素廁嘤鳴之雅勉爾仰承瞻紫氣而色飛撫瑤函以報命

邀梁如星

孤鳳淑先星久矣馳聲海外青驄當帝簡欣然振斧黔中攬轡澄清八千里路雲和月停帆依戀三五貧交義與情夙戒惟虔抒芹忱于十日儼臨是幸騰紫氣于一天

報范質公

某不肖一經憔悴半世飄零顧此下轅久甘邱園之夢張來上策豈効筆墨之靈乃辱瓊瑤誼實出于望外過叨評奬情更入于意中感莫知其所裁德有矢乎永戴

柬茅止生

公生於南南國未能展公之蘊天用於北北方未遽蒙公之休正於遲回閟惜之中審其重大艱難之寄古來如是今豈不然茲於十八之辰聊以一尊爲具斗間橫氣色識玉趾之到門天外錯雲霞聽清音之傾座英名久著經綸小試於酒籌雄略具張風力先觀於觴政屆期顒候專役告虔

柬仇繼軒羅浩軒

海沸林枯久切競懼波平浪靜暫慰欣私念二丈名德耆年極一方人靈水秀一榼一酒載咏載歌先集關帝祠中再遊三教聖地春且云暮樂貴及時以不速之三人享天下之二老佳子弟應侍几杖賢父兄更益精神祇此告虔未敢具柬

## 考

思親亭考

共城人物載在詩書者男則高子子羔女則共姜此一鄉領袖天下後世所瞻望者也共姜有祠而高子

無祠。是亦缺典。然高子祀於孔廟矣。俎豆在天下。在萬世。卽不祠。不見少也。若思親亭者。雖不可以例高子。不可以無考。考之以與孝也。亦所以崇許文正也。文正時與門人知契。登臨歌咏於蘇山之巔。歷多年所。後其子師可官衞輝路總管。時履其地。而憶其親之語言行事。恍若見其親焉。爲亭以寄所思。亭在百泉之上。聚遠亭之前。二亭俱廢。獨有文正門人白僉事棟之記在。夫亭固師可之亭也。而思親之心。則天下人心之同然也。白子爲之記。而思其師。兼思其親。淋漓蒸動於筆下。凡讀者莫不興起。故謂思親亭不可無考。一考之。而文正父子師弟之面目全呈。亭已儼然聳峙於蘇山之麓矣。余因亭之廢也。而考其故址。爲興孝之思。又不能不致慨於忠烈士之無蹟可考者。史稱宗澤招太行忠義之士十數萬。澤沒。武穆南渡。所遣兩河忠義士。避難山中。有終元之世。未入版籍者。予心欽其烈。不能不憾于文獻之不足耳。

## 兩文正考

兩文正者。耶律晉卿、與許平仲也。二公前後居蘇門。仕元功最大。史載其詳。姚文獻樞與其姪燧、子煒、居輝。以化民成俗。子孫世爲輝人。故有專祠。晉卿之遺蹟。雖梅溪之名尙在。而無片瓦尺椽以寄其憑弔。平仲僅有其子思親亭碑石在關壯繆祠中。碑云亭在晉卿祠東。今兩祠俱無。所存者此一碣耳。抑知兩文正之在蘇門。固非尋常可比擬也。崔子鈇之言曰。元有三儒。許平仲之與耶律晉卿之諫殺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夫學不興。則民彝亂。殺不止。則民命戕。矧視化民成俗於一鄉一隅者。其功德當更何如。三儒者。所稱一代之人傑。終元百餘載。而有其三。百泉一片地。遂獲其二。百泉亦幸矣哉。靜修嘗有

言。怪得西山無爽氣。只因少我一茅廬。則賢人於山水。如人之有骨。山水于賢人。如人之有眼。眼與骨、豈有待于人乎。

元儒趙江漢太極書院考

余移家共城。嘗往來白泉書院。蘇門一片地。爲古昔諸君子所徘徊臨眺。稱地靈人傑者。始於晉。大於宋。而盛於元。晉之有公和居士嘯嘯聲出林谷。答稽康數語見道甚明。考其生平。亦高蹈仙隱之流耳。宋之康節其來也。受易于共城令李公之才安樂窩。蓋不嫌不扇之地。所稱內聖外王之學也。至元則可謂德星聚矣。耶律晉卿嗜邵學來居于此。若姚雪齋、許魯齋、趙仁甫、竇肥鄉諸公。開有元一代之連綱維世道羽翼聖教。人皆知尊而信之矣。考白泉志中。明成化間。河南提學使吳公伯通。創白泉書院。弘治間。提學車公璽又建思賢亭。以祀孫邵、姚、許、竇諸公。獨不及仁甫。萬厤間。邑令耿公良杞修白泉志。并遺其姓名。噫。仁甫之懿行表著。竟泯滅而無傳者。豈文獻之不足耶。抑尚論者之踈略耶。元史暨陶史載江漢先生趙仁甫復傳甚詳。又魯齋年譜中載姚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于趙仁甫。魯齋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遂手鈔以還。聚學者講之曰。吾今始知問學之序矣。按命傳載元兵南下。德安時。姚文獻樞以行臺郎從軍。得趙仁甫。執手定交。攜與俱北。是時洛閩學未行于中國。仁甫乃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註。錄出之以傳。樞于蘇門山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配食。日夕禮焉。刻諸經授學者。求遺書至八千卷。請仁甫講授其中。乃原

羲、農、堯、舜所爲繼天立極。孔子孟軻所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發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緒。北人知有學。則樞得復之力也。嗚乎。江漢之學不獨有造于姚、許而開北方之草昧。由是劉因、郝經、楊奐皆得其書而尊信之。且先生終身其不得榮以祿。是先生潔一身之進退。猶小而振一代之學術。則更大也。今諸先正。雍雍濟濟。皆得享俎豆于一堂。而令先生滅沒于寒石冷草九原可作。不獨歎其學之失朋。而并迷淵源之所自。後學者豈可視前人之疎略。而任其缺漏與。有志于風教者。其將有考于斯。

## 贊

### 孔子贊

七十從心。老而安死。不夢周公。一念不起。人也而天純。亦不已。春秋逸民。不求榮仕。天子北面。普天同祀。生民以來。未有賢於堯舜遠矣。

### 顏子贊

學庸語孟。四子之書。精神面目。徹底無餘。獨顏氏子。既鮮發舒。魯論所載。不違如愚。若無若虛。何以曰萬世教澤無窮者。顏子也。又何以曰顏淵死而孔子之道未盡傳與。靜言思之。無窮真無窮也。夫子之道。如日經天。即無顏曾思孟。豈遂能湮抑又思之。未盡傳實未盡傳也。夫子之道。與天同運。再添幾箇顏、曾、思、孟。仍覺其疎於吾言無所不悅。唯我與爾。一體自如。回之言曰。子在。回何敢死。子之言曰。淵死。天實喪予。

夫子嘗自謂丘之好學又嘗稱顏氏子好學一場大事孔顏相與以有成其所好古敏求如不及猶恐失與有進無止語之不惰不遷不貳者攜手同車一不違仁于終食一不違仁於三月一從心不踰距一欲從而末由雖曰一間之未達蓋天不假之以居諸

曾子贊

忠恕盡道弘毅當仁貴先審乎斯遠斯近之際敬益純於啓手啓足之辰以濯以暴得師之神若無若虛信友之眞一魯一愚質亦似有唯有喟旨爲鄰四勿之請事三省之守身這場大事尼山首闢前無所因千與氏私淑於百七十年之後子思子雖嫡孫尚未得與躬親一時共學百代明禋實唯我復聖宗聖之二人

子思子贊

中庸之書大易之徵一誠爲主萬聖同歸仲尼統天地萬物之全子思闡天人性命之幾語大小而莫載莫破察上下而魚躍鳶飛既揚先聖之輝又傳後賢之衣有是祖有是孫有是師有是弟一燈相續萬古同暉至誠至聖總仲尼一身之變現而天之生物不測鬼神之誠不可掩亦皆仲尼一身之發揮此道甚費此理最隱惟述聖爲能窺其秘而洩其機

孟子贊

顏曾於孔子一步一隨孟子學孔子乃合乃離離合而與之相究願學其時時之所在與世推移仕止久

速原無成案辭受取予豈可預期義利之辨如明指掌王伯之分皎若列眉欲闢欲朝欲莅欲撫總屬任己之私好貨好色好勇好樂翻爲玫王之資且氣夜氣前人未之有發集義襲義聖學莫之或欺孔子之道人謂得孟子而大光陸子之學亦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於茲論語孝弟爲仁之本故孟子當年對諸侯王開口便以仁義爲辭七篇之中又每於孝弟而寄思仁義禮智樂之實只一孝弟盡之守先生之道以孝弟守之待後之學者以孝弟待之此是願學眞血脈千載而下孔孟並稱意者其在於斯

陶元明像贊

五柳先生生來高潔閒靜少言榮利不屑性好讀書意會心悅撫無絃琴消有情熱詩詠性靈短褐嘗結愛菊嗜酒石名醉樂總因時而設不慎不激既明且哲隱士詩人之目俱不足盡先生之靖節先生其學道而有得于心者耶晉室何得而私之乃眞曠古之豪傑

鹿子伯順贊

公爲諸生處女守公身舉孝廉俠士爲鄰自入官後到處認眞修明職掌清眞絕塵不計得喪不顧喜嗔天子宣督宰相怒瞋徐理所請不驚其神戎馬簿書學習益純江村之席姚江之濱百有餘歲道域同臻以子靜爲知己作元晦之忠臣嘗自命爲吾黨之狂簡豈甘心于君子而未仁力能開闢學恥因循破腐去僞溫故知新予四十年所心服而敬事以一身而兼直諒多聞之三益者實唯公一人

陳三槐像贊

公具大過人之才。負不若人之恥。雄襟偉略。妙墨奇情。其思退一步讓他人行。使是其一毫不挫之氣。所云留一著作自己地。猶想見老而靡悔之心。余四十年交公。對公之像。忍以貌言相加耶。公定謂余爲知言。

新安五烈婦贊

張烈婦管氏夫死。氏兩縊不得。絕粒二十九日死。

何然而一縊再縊也。何然而絕粒至二十九日。誓靡他也。噫嘻死也。自非僞邀於一時。浮動於偶激也。

張烈婦陳氏以慟夫死。

予猶及見張茂才。蓋所稱貧而好學有道之腴。婦也其良。更烈乎。儒人以爲飲痛而死。我則爲抱義而徂。

張烈婦王氏殉夫縊死。襲於牀。面若相向。各一目未瞑。若相顧。且握一手若相攜。

噫嘻。難施者面。若相向兮。玉瑩金鍊。難瞑者目。若相顧兮。義精仁熟。難分者手。若相攜兮。天長地久。

袁烈婦劉氏殉夫同日死。同日葬。

嗟乎。死門難入。不肯一日作未亡人。虞有促之嫁。甯甘同日死。同日葬。同穴長夜。嘗日共悼爲二棺聯發。今且共仰爲仙舟並駕。

梁烈婦孫氏夫寇死西市。氏聞縊死。

嗚呼。沙城雁觸斷碑。榮榮一羽。不忍獨飛。嗟哉婦夫。罹羅六月。寒冰寃之。如何矢身。一死血濺青莎。嗚呼。

揔子之碑影不可磨

赤子贊

我聞大人不失赤子赤子何知而取于此入井不懼臨難不驚孩提稍長事親從兄葆之勿失要知學問老而靡倦少須自憤喜怒哀樂節在未發唯中唯和始無顛越視聽言動勿蹈非禮克復歸仁妙有肯綮子臣弟友原屬庸德丘未能一立型作則此皆赤心誰能嘗緝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我作此贊告誡小子勉之在躬從今日始

硜硜贊

鄉愿害德深惡其似硜硜小人亦列於士士之名美士之品妍唯言唯行不忘不愆言無二諾季布爲友未行恐聞子路攜手爲讓似隘維讓伯夷於操似執子莫遜之信不必義饒其俠腸行不必禮綽有擔當意氣孤往何賢何聖造詣獨至非疾非病天之小人人之君子硜兮硜兮吾道所履

自贊七十九歲

爾貌僅中人爾心大認眞胸極窄氣極急所志常未得伸二十之後連喪雙親病疾纏緜若將終身猶幸兄我友弟我恭門內怡怡共守此貧結髮十七年繼室三十二年室無交謫事我宵晨男有六問學卽未成畊田鑿井彈琴賦詩或不肯自甘于沉淪見前十孫三曾頭角嶙峋庶幾乎見我祖我父之德之純爾今七十九歲雖入山非閉戶雖避地非絕塵青松白石我師我友明月淸風誰主誰賓是則爾之行徑也

亦聊附於三代之遺民.

自贊八十歲.

垂髮有志.白首無聞.既虛可畏之時.思效補拙之勤.七十較六十而加瑟.八十視七十而更殷.秉燭之光不熄.日月之明何分.但循衞武切磋之詠.可策太公敬勝之勳.引養引恬.野鶴孤雲.不慕利祿.可謝玄纁.聊以爲後學析疑而辨惑.亦可爲鄉人排難而解紛.予蓋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竊自信天終不欲喪斯文.

自贊八十六歲.

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爾何爲耳.曰幼讀書.忘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亦不在水.隱于舉人七十年矣.遠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

## 傳贊

### 李都督涞先傳贊

吾鄉知後之有楊忠愍.而不知前之有李忠愍也.李忠愍以世職.洪永間.授浮圖峪守備.積功至總兵.鎮遼陽.癸丑之役.以一當千.連戰四十餘里.至八角大蟲嶺.環圍數十里.與長子松俱戰死.事聞.贈少保.謚

忠愍亦烈矣歿之後表章無人鄉黨且不傳後死者之過也無怪乎古之英人烈士多湮滅而不聞也

胡向化崔庚傳贊

向化爲孝廉時僉院左光斗逮至過白溝人鮮有不避者向化往謁以爲諸生曾受知也丙子吾鄉有兵慘向化悅刑山西過里以士女節義入告至疏鹿奉常其辭曰鹿善繼生爲理學主盟死以封疆殉節視居城內城破而不得不死者不同時以爲知言崔庚爲淇縣令振起凋敝大著循聲河南通志錄其實到處有惠政人歌思之爲人坦率忘形跡嘗有甫人負我勿我負人之意歸田仍一寒士也居官受吳橋范景文之知居鄉受定興鹿善繼之知嘉善魏大中顏其讀書之室曰歲寒居殆所稱君子一流與

孫爾禎爾祚侯保傳贊

爾禎三十年孝廉食貧教書不慕榮祿賣志而歿淵明詩曰高操非可攀深得困窮節爾禎殆庶幾乎予已誌其墓祚其弟保其女弟夫名諸生也甲申致廩餼於學使者徜徉山水間妻子饑寒亦不暇顧祚死于邱縣之勝永村保隱于烏龍溝祚所著有四書事實保所著有讀史心見聞有有心人爲立傳夫人終身享榮名富厚者衆矣未必皆才而才者反以戹窮死予不悲二子之窮安知千載下無憑而弔之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張果中傳贊

朱祁文多嫩行獨書其爲吏部者專言之也果中生平可述者多獨舉乙丙周旋左魏事亦專言之也果

中爲辛酉左學院所選士。魏給事實言于學院而絕口不言。冉詢之。第云衡文者具隻眼。張生高才。自應當此選。敢貪天功耶。後左爲予言給事自不認。但不可令知我者不知也。迄二公逮爲果中者。倘遠避之。唯恐累己。豈人情也哉。

## 銘

### 榻銘

兀然一榻。每坐夜分。竹戶疎窗。風雪時聞。籬壁敝席。樸陋無文。客至時常乏酒。自奉安必有葷。旁人竊笑而竊憐。病叟心安而意欣。幸諸孤子。長幼成羣。誦詩讀書。宵續香焚。長枕大被。至性氤氳。兄弟而兼父子。眠食起居。隨意適形。而絕不覺其紛紜。各爲忍慟于其母。故念其父而靡殷。此一榻也。莫斁落寞。莫厭荒涼。不愧乎一室之中。便可以策千古之勳。

### 西軒榻銘

我有斗室。一榻廓然。袂連踵接。肩比衾聯。朝餐粗糲。夕得安眠。一膜不隔。四海爲緣。夜分款語。非懸非禪。論心達旦。讀書終年。榻兮榻兮。似別有天。雞鳴夜氣。庶幾罔愆。

### 松竹梅三友銘

孔門論友。損益攸分。其益維何。直諒多聞。予友亦三。松竹與梅。不受物侵。不爲物猜。挺挺歲寒。猗猗淇澳。

馥馥幽香。三人不遠。天之生物。各有鍾英。少大偏全。賦性含情。三友之益。取象伊人。蒙則與之。而況其眞。時物行生。游神法外。木石鹿豕。所取益大。

楷杖銘

植端木。長孔林。老夫徙倚之。爲師爲友。庶不至顚危于山高水深。

# 夏峯先生集卷十

## 祭文

### 祭鹿伯順文

吁嗟天道其有知也耶其無知也耶謂其無知而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從古賢奸恢恢不漏謂其有知而伯順生平止有作善絕無不善夫何慘死至于如此也其死之慘也被三刀一箭昏倒于地隔日而氣始絕且衣服盡剝歷三日方得掩于淺土兵退家人來視竟不成殮自秋及冬始歸櫬于江村之草堂鬚眉盡脫肢體亦殘僅存者朽骨耳嗟乎痛哉從來英雄豪傑固多慘死不意吾伯順亦被禍之酷烈如此也伯順髫年即有爲聖賢之志舉孝廉而閉戶讀書毅然有所不爲迨登進士志益邁往居然有鳳翔千仞之意至歷官戶兵兩曹到處尋求指掌如發金花司新餉管題覆種種拈舉世所不敢做之題而孤力擔持務求滿志故隨處各著清直之譽即天子與大小臣工亦無不深信爲清直也迨辭銓部從愷陽先生之關眠食於白草黃沙出入於龍潭虎窟且不欲加一級進一爵必欲以初服歸田此非豪傑而聖賢恐於此不能無遺憾矣總之伯順居官居鄉無處不披肝膽以示人而力學自修因年增進其書生而有所不爲也眞狷其入官而講求實用居然以天下爲己任也眞狂至於救急濟難以死許人死生在前而

無避忌。又似古之俠人烈士。然檢關三年。動忍已極。舉從前以名節義氣出人頭地者。至此渾歸於全體大用。兵戈搶攘之中。不啻文之以禮樂矣。己巳之事。高陽再起。天下享其功。而公獨泯其跡。洵古大臣之人歟。歸田以來。學優入室。點點滴滴。親見尼山。恐當世學人。未見其匹。平生熱腸如焚。于海內聲氣諸君子。時爲品題到頭。或以節烈著名。或以才具見長。無不一一如其月旦也。以斯人而司用人之柄。天下憂難治哉。屈指丁酉至今。吾南人交四十年。數日便入夢思。間或涉月逾時。非遣騎相迎。即乘輿過訪。乃今幽明路隔。生死長別矣。嗚呼痛哉。平昔聚談。每過子夜。無隱不晰。無衷不吐。今或有所商略。當與誰悉此肺肝也。乃知海內一人知己足不恨。此平生最快心事。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此段憤悶無聊。淚不知從何洒。腸不知幾欲絕矣。吁嗟痛哉。夫復何言。雲山慘淡。日月無光。清霄起立。白晝忘餐。以斯人也而有此慘死也。吾終欲搔首而册之天。

又公祭鹿伯順文

嗟乎痛哉。公遂已耶。公之形軀面貌。雖云已矣。而公之精神。綿結於君親戚友之間。磅礴於天地古今之際。誰謂遂已耶。生不成人。人不成品者。不必論。即從來法言矩行。蹈義履仁。儼然賢人君子矣。而意無餘情。神不足色。終不得令人有醉心滿志之時。如公之生平大節。屈指難悉。然略舉其概。如發金花而觸聖天子之怒。斃銓部。而從高陽公之遼。周旋周魏諸君子。而犯逆璫之焰。他如爲窮民請命。如十三場籽粒之改折。爲孤寡推恩。如張都憲之立嗣。爲名教生色。如孫仲子之復學。此等事或聚十餘年之專力。或合

衆君子之同心。皆出血誠。剖肝膽而圖之。故無事不底於成。此在法言矩行。蹈義履仁之人。稍涉其藩。而已足自慰矣。途履其半。而幷足慰人矣。孰有如公之人。已厭所欲。而已猶歉於心。世已享其功。而已獨泯其跡。尼山所謂仁中之過。智中之愚。淋漓篤摯。倍令人欲歌欲舞欲哭欲泣。即如今之死也。以林下遺老。既非有民社之寄。且鄉居城南。又與在城之縉紳城破而不得不死者不同。公何以於凶鋒迫至之時。必迎之而入城。城破矣。必慷慨罵賊。從容就死。不獨無身家妻子之念。所謂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者。亦姑置之。此何說也。噫。我知之矣。蓋目擊夫時事之多艱。而文武大吏之偷生畏死者。匝擁數萬之師。不敢輕出一戰。任其捆載金帛子女數萬車而去。公實恥之。恥則憤。欲一死以告二祖十二宗於天上。以愧此時之爲文武大吏者。且知太公忠憤激烈。素固願其子爲忠臣。蓋自檢關三年。教已素嫻。豈待今日之死而始知不作兒女沾巾之態哉。此公之死與不得不死者迥別。此又二祖十二宗所欲歌欲舞欲哭欲泣。而文武諸大吏不任受過而居然受功者。不知何以置念也。公生爲名臣。死爲名神。某等託兼葭而契金蘭者。固切痛心。諸凡被普接而蒙物色者。莫不人人以爲孟嘗君知我公之能用人。而得人之死力。惜未大竟其用耳。甯獨交知之痛而已哉。

## 祭牛羽泗文

嗟哉羽泗。遽歸冥漠。高山輟絃。延津銷鍔。與公生離。不勝間闊。與公死別。能不悲愕。寒日淒其。朔風蕭索。白髮飄搖。素交零落。憶昔庚子。策名賢書。聲聞嶽嶽。襟度紓紓。締結名流。努力公車。何意數奇。三賦歸與。

方圖祿養。忽駕楮輿。拮据襄事。甯愛吾廬。壬子之夏。出牧蓬萊。首興學校。拔得異才。墾田四千。利賴永開。至埋寃獄。竟受疑猜。皎月在空。殘雲往來。妬者自笑。賢者愈哀。暨謫秦中。署耀州事。又以綜覈中當路忌。拂袖歸田。彭澤無媿。校閱仙書。超超高致。酒不醉心。情不作僞。棋能爭道。行能樹幟。至于天性篤厚。加意兄弟。割地立嗣。憫死念生。方之古昔。荊花同明。二郎濟美。國寶世英。諸孫秀發。墨妙筆精。此正公之一有全福。奄有令名。何意妖讖是踐。哲人忘祿。二三兄弟。能不頻蹙。從歡生悲。悲來迅速。從悲憶歡。渺然空谷。嗟哉羽泗。生死永隔。生者各天。死者幽寥。獨從一几。薦此絮炙。杳無音響。誰爲主客。嗟哉羽泗。生浮死休。萬古一骨。何短何修。彭殤旦暮。天地蜉蝣。仙仙歸乎。樂哉斯邱。

祭鹿太公文

嗚呼哀哉。太公已矣。憶初交太常。即謁太公。迄今踰三十年。且閱四世矣。無論侍几杖。陪笑語。敲棋和歌。歷寒暑晝夜。無倦即近而帝里。遠而鄒魯。其所登臨涉覽。又未嘗不與俱也。及瑞禍旦起。諸賢被戮。遠人屢犯。內地受慘。其所爲死生患難。又無事不與俱也。某侍太公久。自信知太公深。公爲子孝。爲兄友。義方之教。成太常爲名臣。友朋之義。於左魏爲義烈。此已聲施海內。標聲史册矣。如爲質公撫軍勤王。湊餉米豆千百餘石。兵戈阻絕。一一交納軍前。而軍威立壯。此之功在社稷。忠豈出文武大吏珮玉腰金者後耶。子臣弟友。太公以一身全備之。至其一得喪齊生死。當易簀之時。而神氣不亂。其所得於天者全矣。丙子。太公在容。聞太常殉難。曰不負君。不辱身。兒何愧焉。吾何慟焉。丁丑。某在定興。解元病不起。太公寄聲曰。

我老不堪臨喪有君在定不至有異日之悔戊寅其侍太公江村食息起居如無病然卽人見爲病太公自視猶無病也竟不遺一言而逝嗟乎太公豈非凜烈丈夫哉太公嘗謂某曰予家四世俱以子爲鮑叔予就衰雖無可述但無事不可與子相對煩子一言以慰老懷某時爲引四章贈之太公且曰尙煩他日總葉之鳴呼方公家全盛之時五世一堂峰嶸昌熾遂以總葉之言相屬此其識力豈不高出尋常萬萬耶日月幾何太常以慘死解元以憂死今太公又以慟死俯仰今昔言念死生甯直洒淚西州已耶嗚呼哀哉山頹梁壞吾黨疇依氣塞悒而塡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拭目以自問非徒腸斷以哭吾私嗚呼哀哉

## 又祭鹿太公文

嗟乎太公其道積厥躬者與未冠而操家政年八十仍未謝家政殆終身勞瘁憂勤而無時暇逸者乎以侍御爲之父世人最喜有公子之樂太公政有感于世之爲公子者而苦心志勞筋骨世俗之爲公子者孰敢擬焉以太常爲之子世人最喜有封君之榮太公又有感于世之爲封君者而躬親農圃不見諸侯世俗之爲封君者孰敢擬焉舉世人之所侈然鳴得意者公獨避之若染舉世人之所退焉謝不敏者公獨慕之若渴以故麴糵糟邱之場無太公之跡也青樓紺黛之場無太公之跡也錙銖多寡之場無太公之跡也而太公所汲皇如不及者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朋友課子孫曾元家庭日用具庶幾三代之盛江村片地爲吾黨干城爲海內冠冕人曰太公實借有父不知侍御借太公而侍御之賢益著人曰太公實賴有子不知太常借太公而太常之德彌彰天下人所仰視太公爲泰山北斗者徒以急左魏諸君子

之難義烈足風抑知太公通體是道有觸而流固舉之而不勝舉摘之而無可摘者乎書云道積于厥躬如太公者其庶乎方冀哲人樹軌爲我儀型世人則之返薄還醇乃遂溘然而逝也耶衆子之淚未乾痛孫之腸又斷自非鐵石爲質鮮不裂矣嗟乎慟哉

## 祭黃徵嶺文

東海侍御鶴嶺先生沒之六年容城舊鄰治流寓朽生某始爲文遙致而焚於墓門其言曰海內一人知己足不恨又聞成我之恩等於生我某燕南鄙人少不知學長無所成徒守孟氏不見諸侯之義甘原憲釜甑生塵之貧殆所謂儒而腐者也不謂先生謬有所取遂以入告朝紳重先生之言遂欲用不肖之身繼而薦者接踵某用是懼懼其以菲德之躬辱大賢之知也先生疏中曾云臣六年爲令其鄉罕見其面後先生數年解任過保定如一晤于潘寒汀孝廉之家因而過茅舍信宿追隨於新城之高橋定興之江村江村鹿太常伯順故廬也伯順與予同爲先生所薦士徘徊其庭者久之聯牀夜話翼日仍圖過茅舍潘子寒汀曰孫先生室廬覆以茅而無片瓦豈堪爲使君駐節乎先生曰雖無片瓦何啻萬間我固心儀之矣比至腐儒粗糲先生俱嗜之若大烹爲某序取節錄并所貽一二手札皆已授梓敢忘先生與人爲善之心歟先生立朝風節純忠至孝家有乘國有史自不乏書某特述其受知之深廿餘年來恐萬一蹉跌爲大賢詬厲是先生以知我者成我某敢不求自對以對先生憶丙戌曾寄一函字到之日即蓋棺之日迄今六年雞絮未展衰朽既難躬親空乏又苦遣力適東來有客雖素未謀面庶藉鴻雁之傳以傳此

心況先生靈爽在地爲河嶽在天爲日星何處不流行照耀則某之動念拈筆時先生之精神眉宇已朗朗在目中矣尙其鑒之

祭張湛虛文

大司馬湛虛先生以丙申四月三日終於滏水之第其燕南方外友孫某某病寓蘇門不能匍匐哭於柩迄七月先生之子庶常公以所述行實寄至云卜八月廿七日歸窆寥乃始將瓣香束脯爲文而告先生之靈曰嗟乎先生何遂已耶相別幾何時遽成隔世從懽生悲悲來橫集從悲憶懽懽緒杳不可追矣嗟乎先生果眞已耶憶庚寅春予南徙過滏上因蓬元先生而定交儼若平生余寄居百泉竊謂儀型不遠先生寓詩慰勉有若家舊有蘇門嘯盛晚馮高一寄思之句余衰年怯遠涉而風雨時以爲念嗣後郵筒往復與三二耆英倦倦於洛下香山之會嵩峯鄒魯之游每將車過從或臨流講易或集友敲碁究竟理道論說物情輒涉月逾旬倦焉忘返余之遇先生與先生之知余蓋兩相忘形迹外也先生嘗爲余言甲申前王事馳騁未暇細認性命之業歸田以後始欲點檢身心剖晰疑似叢錮之習尙賴吾黨砥柱不遇子幾枉過此生噫此固先生若無若虛之懷望道未見之意而余之衰遲迂腐自信未能何以得此於我公耶余有諸儒傳宗一編自董江都以至吾友麋江村皆與先生手自評定嘗云宋儒極駁漢儒然議論未嘗不本漢之註疏漢諸儒開山之力不可昧也故崇元公伯淳而兼之孔明希文可見學術事業不分二事既高靜修之不仕復取平仲之與學噫即此言更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晚嗜易識盈虛消長之理大

而能通貞不絕俗立朝風節國史固大書特書第就七年來數見數別無隱不宣無疑不晰近臨凡席則笑語移日遠寓筆札則累幅連篇今皆不可得矣余獨何心能勿悲哉嗚呼先生生于鄴實余北方之學者也鄴先正有崔文敏其學與先生合二三同人共闡發之者尚未得竟厥業而今已矣斯文陸沉吾黨扼腕今夕何夕有車盈門登公之堂景物依然而儀型莫覩矣余長先生六歲較之氣血衰耗遠甚壯而腴者乃竟先我去生順沒甯固無所憾而後死者失所皈依學者迷其趨向豈天欲喪斯文而頹其梁木耶此所以反覆咨嗟不能已余心之悲也公靈英爽應鑒余哀

## 祭陳范彭文

嗟乎君其已矣槀門有宿草矣余衰耄多病世緣廢絕於死生聚散之故不能忘情於君者蓋在尋常年譜姻誼外也憶前庚子與君家大人同京兆榜君執世好甚篤是時髫年就學於鹿伯順公之江村鹿以中表愛之有加余亦以年誼交最洽也嗣世事多故金容之雉堞五峯之山巔憂患驚心鋒鏑慼目皆與君俱迄事稍定時偕諸友下帷於百樓時續舊遊於江村君猶遣諸子相從既以韻兒結姻婭之好君援周忠介與魏長公舊事執詞謙遜余媿不敢承而道義骨肉之愛實佩服之無斁也甲辰余以甲申史事北上次且於涿鹿道中君設榻相留歡然道故喜矍鑠强飯期願可登促余盥返蘇門毋以首邱爲念更服君之曠識未幾君女病逝余痛失賢婦君遣仲子千里唁慰知君神明日健癸丑泾孫赴公車視君云粹盎倍昔迄下第南歸登君之堂已長逝三日矣總帷餘七尺之棺苫次對欒欒之子日月幾何竟成隔

世不待聞山陽之笛雍門之琴老懷不禁悽斷獨念諸賢嗣仁孝性成不得握手一慟長君不退馳驅王事方虎狀猷邀綸綍榮封于生前仲君國鎮守身以事親季君宇肩服勤於左右可無憾于身後當含笑于九原諶兒誼忝子壻日侍病軀不敢遠離望風致奠悲悼無以自喻也嗟乎天道難測人心靡定從前之閱歷彌艱向後之投遺方劇河朔移家之約徒付之雲散水流而七十餘載之年誼四十年之姻譜儼然若目前也君靈有知應鑒我心

## 祭張于度文

嗟呼于度已矣于度已矣夫復何言三十餘年老貢士顛沛流離困窮戹塞而死人莫不視爲尋常人也然而于度非尋常人也三十餘年老貢士豈不能博一官以自潤而終身困窮戹塞而死此正可以見于度矣于度爲伯順座中高弟同余入山入水在家在外五十年未嘗或離左魏之難履虎尾涉春冰烈士之名滿天下卒歸老於蘇門高蹈遠隱此豈尋常人哉醵分金旌之謂于度可以死矣又謂于度可不死矣人而庶雖死猶生生而罔雖生猶死于度其斃以正可謚曰康伯通葬伯戀東嶼碑思肖已有人任之于度何憾焉

## 祭鹿母王太夫人文

嗟乎太君其書所稱備五福者耶福一曰壽太君享年八十六矣稱上壽也福二曰富太君四世承恩身膺封誥亦不貧矣福三曰康甯太君生平絕無疾病從來藥物未嘗入口何康如之福四曰攸好德太君

溫厚恭儉。終身一日。所謂三從四德。雅無愧焉。福五曰考終命。太君起居不迷。語言如故。未嘗偃臥纏綿。偶疾而逝。稱順命矣。噫。兼此五福。從古稱難。其在今時。未嘗兩見。乃太君所享之福。則更有奇者。夫五福備矣。而能保其夫與子孫與曾之俱貴乎。貴矣而能保其賢乎。此不能得之於天者也。夫與子孫與曾之貴且賢矣。而子婦孫婦遞轉而下。又能保其雍然睦然之各賢乎。此猶難得之於人者也。太君之孝事舅姑也。前輩姻好。猶及道之。至雞鳴佐讀。侍御公爲名諫議。稱柏臺之孤鳳焉。以封翁爲之子。而孝友直方。以金在鎔如玉在璞。其元氣之益然。令人不得而名言者乎。以職方爲之孫。而泰山喬嶽。每拈難題。能破俗陣。庶幾乎不降志不辱身者焉。而茂才君亦復皎然自愛。不受世塵汨沒也。至解元之爲曾孫也。溫厚而不失其介。意氣而不流于激。蓋大受之器與。而解元之子又森森秀發。頭角已露。太君照育四世。怡笑一堂。佳兒佳婦。無猜無嫌。舉人世所不能得之于天。不能得之于人者。太君獨以身享之。其福不更奇耶。某等姻知後輩。仰懿範而淒惻。遡德福而慰藉。獨封翁七十之老。儼然執人子之喪。飲食寢處。哀毀異常。此則終身孺慕。爲後生小子輩所不忍見聞者也。反袂拭面。涕泗縱橫。不腆之祭。太君其享之哉。

## 祭賈太宜人文

嗟乎。大母婦道母儀。閫德著矣。生榮死哀。享福奢矣。此皆人人知之。而人人能言之。獨有形之所不可見。理之所適。或然家人骨肉。亦不能名言以告人者。某偶窺其端。而敢以薦一言。自某之締姻孔瀾也。今且十五年。伊時大母不常臥病乎。榻前起居。强焉起坐。體固清瘦。語復呻吟。侍膝下者。懼甚於喜。嗣是而再

起居。則清瘦者易而豐華呻吟者易而忻悰。又數年而迎晉中。迎京邸。道途間關。眠食無恙。且鶴髮童顏。向之清瘦呻吟者。若別是一人也。嗟乎。此豈莫之致而至者耶。某嘗侍廷評公於燕邸。一菜一果之鮮。不敢入口。珍藏之以遺大母。又嘗飲鄭觀察所雪夜葡萄甚甘。公曰。吾不勝懷橘之想。願分一粒獻老親。嗟乎。人孰無母。孰能一食息而不忘。此特就其所見者而可卜其所不見者。又特就其所養之小者而可卜其所養之大者。況乎當下眞切。又豈有大小有顯微耶。晉中數載。無息非懷橘之念。此大母之所以豐華也。忻悰也。卒能享大年而考令終也。更有奇者。宦有兩地。母惟一身。當風狉朝露之時。值內外離合之際。已定之數不能展一刻。彌留之夕。不能插雙翼。略不湊合。抱恨終天。孰意計部君司管鑰而廷評公適以考選留也。舉家大小。羅列目前。聚順承顏。無闕而未備之事。舉頭回首。無思而未見之人。傳諸遠邇。可入畫圖。不謂缺陷世界。有此圓滿。大抵情至屬毛離裏。全是本色。而後天伎倆。無所著。孝至狉峯造極。只完本分。而先天機權。爲我用。論福爲全福。論事爲奇事。而論理則亦常理耳。廷評公、計部君。可以破涕爲慰矣。

祭馬安人文

馬安人吳氏。水部玉筍先生元配也。素無恙。一病不起。玉筍先生拊膺悼惜。郎君絜泣不忍見。通家弟孫某等爲文而告之曰。嗟乎。安人殆所稱女中之丈夫也哉。古來稱大臣曰引君於道。稱孝子曰諭親於道。稱良友曰相成以道。至以清白修潔相夫子。爲不愆不尤之身。借一賢婦爲之切劘維挽於其間。豈不可

比於臣之引君子之諭親而朋友之相成者乎。馬安人乃所稱相夫子道者也。安人儒門清閟。結褵名宿。性端嚴。識大體。造德門而昌條葉者。亦可爲鞠且長矣。如侍姑病湯藥必親。晝夜靡倦。姑病愈。嘉其孝。舅沒。脫簪珥。出粧奩。相夫治喪。夫之弟玉齋感泣曰。願兄與嫂昌其後。豐其祿。歲時伏臘。湘釜錡。潔蓋豆。饎將之誠焉。佐夫讀書。鷄鳴戒旦。箴規時切。處妯娌。無忮懻猜嫌之事。婢子有過犯。輒督之。以故見稱於舅姑尊長。而或不悅於婢婦走隸之人。玉笋先生之言曰。婦道無成。生平免非議足矣。一二端可稱述者。承君子長者垂問。忍不據實以對。然平日戇直激切。或謂非婦人婉順之道。而某二十餘年家政賴以肅清。某實借爲良友。噫。此正某等所謂相夫於道者也。臣之罪莫大於逢君之惡。子之咎莫大於成親之過。使辟善柔便佞列爲損友之三。妻與夫敵體。何不可以効直諒之益。理義不明。是非幾混。安人於女史中。豈不稱丈夫也哉。病之夕。嗣君輩局蹙求上治。詎意婺躔飛越。紅日西沉。夫子痛失良友。諸子蕘覇祖髻伏塊聲澌。某等舊雅新盟。誼同肺腑。對夫君而悽斷睹諸嗣而興悲。情事相關。酸流骨孔。寫安人之懿行。標叔世之儀型。玉笋先生偉節芳標。天下方仰名世之業。念安人內助之賢。定不以存沒異念。而諸郎君慟念母氏鞠勞。各圖自豎。他日墓門有鴞。當被諸笙詩以紀高躅。安人其鑒圭豆而陟茲輾珮環而聲潔哉。玉笋先生亦可破涕爲慰矣。

## 祭亡妻槐氏文

萬厤戊午七月念七日。妻槐氏以疾終於內寢。越三日。其夫某爲文而奠之曰。嗚呼痛哉。爾雖吾妻也。實

吾友也。憶爾十七歲而于歸。猶及奉衰姑於十病九殘之時。吾嘉爾之孝。處妯娌于七零八落之日。吾嘉爾之和。哀孤寡憐貧窮。舉念存天地生人之心。吾嘉爾之慈愛。甘淡泊。樂縫紉。一日周日月久長之慮。吾嘉爾之儉勤。凡此皆婦道之常也。猶記丙辰歲。余以上策不留。憂形于色。爾慰余曰。今次不成。還有下次。況有子可教以讀書。即到底不成。未嘗見布衣便可輕。富貴遂可喜。嗟乎。此豈婦人女子之言哉。故曰。吾妻賢吾友也。十八年來。辛苦勤劬。吾之賴爾者已多。而茹苦食淡。不慕通顯。甘守清貧。此猶吾之所難望于爾。而幸得之於爾。乃今溘先朝露也耶。二女三男出嫁而得所者。每念之猶洒下。今二姐年十一。南山八歲。高山六歲。斗山週歲。誰爲爾鞠育而撫摩者乎。此爾日所以不瞑。而吾腸所以寸斷也。非獨與懷於鏡破慘目於臺空而有情者牽衣而問。無知者矢口而啼。此何等景象也。我心豈木石哉。連日祇知爾之病。不料爾之死。爾曾無一語及後事。果爾亦不料至此耶。抑恐其傷余。而故隱忍其病。迨病篤。而遂不能言耶。嗚呼痛哉。追念從前。爾不負余。由今思之。爾之愁腸苦衷。余知之而不能體之。余覺有負於爾。爾縱不怨望於余。實余之所酸心痛鼻而不能自禁者也。嗟乎。等死耳。有死而爲人所恨者。有死而爲人所憐者。今尊長儼然於上。卑幼俯伏於下。爾也。不愧父母。不愧丈夫。先死者固可惜。而後死者更可憐。爾今殁矣。吾於爾永別矣。敬以一言告爾。爾之母垂白而寡。爾生不能盡之情。吾自不忘。吾之兩先人在地下。得爾善事之。則又何恨於死也。

# 祝文

雙峯祝山神文戊寅

國家奠鼎幽薊東濱海西北借護諸山靈蓋天子自爲邊意良厚矣邇來畿輔震驚數百里皇皇不自必其命此實司武臣之不力重爲山靈辱非山靈忍棄我父兄子弟也且刼運相搏朝廷多故某等義不甘爲緩急無賴重負二百年養士之意故合父老子弟避棲于此諒神必有惻然是憫者庶冀呵護無疑也自誓之後父老子弟務協心力倘有敗類圯羣以重干神怒諒亦義之所不敢出耳椎牲釃酒先期謹告環顧山巔雲旋委蛇其神之鑒我時耶

祝神器文

國家內外之防除金湯天塹外百里威靈恃有神器邇且以邊疆不飭致蹂躪近地或疑我國家神器幾頓也神毋乃有恫于厥心某等避難山寨一爲身命一爲國家甯諸人技藝肝膽足憑糸託會于神器以保此一塊土也昔故新建伯王公守仁有誄神之詞鋪張忠義上薄霄漢某等不揣竊奉此義周旋神其祐我奮我武之揚鼓戰勝之氣甯某等諸人是爲九廟神靈實式憑之

事平告山神文癸未

凡物庇于天地子庇于父母各有不可名言者矣至吉凶患難間不容髮天地父母幾無所庸其保護則

邀靈神貺爲多。蓋觀人世辦香撮上頂踵所及。罔非昭格。況名山大川。作鎭皇圖。實屏翰茲社稷人民者哉。前此避地深巖泊鑿山開道。曾兩詞以告。時敵猶踞遠郊也。清涼一帶。塵氛撲面。孰使智倍開。勇倍沉。倉卒進退。緩急事定。追思各宜位署。且此猶天人半耳。地瀕危險。狂徒袒呼而不隕。幼童沿崖而不傷。雖曰神有默佑。此非昭示其機權之驗耶。粤稽往牒。有孝義格天之庾袞。有忠赤報主之田疇。各踞層峯。伊誰底。以今睹之。總屬神休。顧神所能爲神之方也。神所不能爲人之心也。目命關河鼎沸。業倚重谷爲重茵所恃。一滴血誠。仰答神貺。或人如其面而不一乃心力。又或陰懷敗類。戾氣滋多。人心既潰。天道何憑。恐神能賚之靈。亦能奪之鑒。非所以永保我老父子弟矣。敢因謝忱。幷申昭告。

## 雜著

### 勉子弟文

竊聞百舍不休。則千里立至。三年無語。而一鳴已驚。良金須冶而成。壯士因蹴愈奮。莫謂爲其事而無其報。未可竊其名而輟其功。爾曰命之不猶。吾謂器之未利。高飛無力。必因毛羽之豐。習氣填胸。漫誇器識早定。無涉下帷之苦。誰憐阮籍途窮。未嘗面壁而參。敢云劉賁下第。一生之地步八股作因緣。欲叱退懶龍。除去幾分逸情惰氣。若喚回憍鴿。添來幾種猛志精心。三人之行。必有師。同氣之間。爲良友。做些實事。漫付日月于東流。辦箇眞心。應取功名如掌上理。非迂而難信。力則我所自饒。選吉上元。更新小築。爲倡

爲和務則九仞以及泉吹壎吹篪庶幾一發而破的人人自省勉勉吾言

戊辰計偕

某不佞稟資儜弱賦性疎狂漫言矢志於青雲忽已驚心於白髮貂敝金盡久灰壯士之顏骨勁舌存尙醞幽人之色値今上之初御正多士之計偕回想數月以前性命危而功名薄自今日以往手足適而夢魂清坎止流行夫豈容乎有意榮辱得失一任運以無心天之我與不以無意求之而不來天之我廢豈以著意求之而不去容滋方寸之營擾何裨造化之主張省得幾分虛忙便多幾分受享但就中光景須從閨室無言之地爲參詳而此段工夫豈向尋常口頭之際爲襲取某三十年鄉薦上第八次春官花樣雖不諳時寸心當自屬我若猶然動色於世之浮名浮利馳神于人之不見不聞此則自領其欺而自屏其慊何待人贊其長而人嗤其短毡室有弱弟一羹一菜供饔飧客邸喚兒童兩兩三三成忭舞隨處自饒樂趣逸調更有同心偶爾與懷且以志勉

山居約

一嚴同心語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則同心之難也久矣凡我同志既切忠孝之念思一當以報國家敗羣之人不可不嚴也與其交而後擇何如擇而後交

一戒勝氣古來善謀事者可否相資謀斷互措虞帝且好問察武侯且集衆思我輩政不必以予知自雄也和衷之雅既難得之廟堂之上平和心氣切有望于二三兄弟

一備器具。備弓矢者。什伍衣帶便不可緩。有鎗礮者。火藥鉛子萬不可缺。同志中有既乏勇力。又鮮器具者。或量備鉛藥等物。總之各辦一點公心。共圖保禦。如一身一家。方可同濟患難。

一肅行止。或行或止。次序不可紊也。宜推勇力善射者數人爲前驅。爲後勁。一遇警。乃止齊焉。同向敵人。弓矢相環。鎗礮遞進。立的脚定。便可以少勝多。

一儲米豆。民間之苦。至今日極矣。供米供豆。借題目充私橐。飽衙蠹。此不必言。獨以終歲勤苦。一聞敵來。委之不可知之人而去。況邇來盜賊嘯呼。饑民叢聚。一有警。誰與汝守此糧乎。何如早爲計之。糧與人相隨。猶得飽一日之腹也。

嚴樵牧

同志既避居於此。勢必令人樵牧。或僕人無知。戕伐人樹株。踐踏人種蓄。令土人飲恨。便是我輩之不德也。今與同志約。戒嚴斷役。萬萬勿犯此禁。昔庾異行守禹山。與衆誓之曰。毋樵採人所植。此古人先見之明。我輩當三復斯語。

六器約

親友相會。伯順前已有約。然在彼時爲從儉。在此時又不啻奢矣。數千里饑民相食。斗米已踰五錢。此乾坤何等時。尙堪鬬靡誇多於飲食耶。今與同志約。六人一席。葷素六器。葷不足。則佐以脫粟。酒以德將。勿令過醉。當此天災人害。觸目驚心。正士君子省躬救過之會也。

寶藏社十約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陽明子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眞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吾輩試自檢點終日營營逐逐漫無向往即幾希偶露旋又昏逸舉世皆稱孔子爲先師不知誰是門人須高著眼將一切流俗看破發一願學誓盟不愁不升堂入室也約立志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千聖要訣合盤託出學也者吾人所做得生活是求盡此心工夫其著落在子臣弟友其得力在戒欺求慊此字不清終身無著手處故帝王有帝王之學韋布有韋布之學當大任定大疑皆由平日講得親切一不知學便無術矣約知學

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則一眚誠不足槩生平微瑕又何以掩大德湯之改過不吝由之聞過則喜正所以夐絕千古吾輩清夜自思誰無有心之過誰無無心之過但盥自淬礪誅鋤蕩滌斬然更始則入聖有路不然只一文過便是小人約改過

孔子曰朋友之交也又曰無友不如己者夫五倫惟朋友曰交是必有所以交者管仲於鮑叔其知我至比于父母則友也者所以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窮者也吾輩默檢行藏其喪行止敗名教者果屬良士之作成抑亦匪人之誘引則直諒多聞之友信不可一日離約求友

易曰君子虛以受人蓋凡物虛則能受滿則否今人有過旁觀甚明始終不敢出一言以救正者慮其意逆也心不虛則意逆逆則詘詘之聲音顏色見矣孟子所謂拒人于千里之外也聖如大舜而好問好察

賢如顏淵而若無若虛自以爲是又何可與入堯舜之道哉約虛己
孔子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夫當的然時非不爛熳足人聽聞然畢竟怕人窺破則不眞之故也眞則生意盎然開口舉足不聽鼻息于人祇求自慊于己彼傴僂磬折貌廉飾謹者佯爲人之不知祇率吾自欺一念而往可笑也更可憐也約率眞
孔子曰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稱顏子曰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所謂貧卽是道也故從古英雄豪傑大段從困窮拂鬱中來彼士不志道而恥惡衣惡食者又何處覓道乎吾輩幸自愛勿使無恆產有恆心者且不見信于士也吾輩卽善貧未必遽塡溝壑有能不忘在溝壑者乎約定操
孟子論達尊而齒居其一又曰長幼有序則少長之節尊卑之序有所謂父事者焉兄事者焉嘗見以少年輕俊而狎侮老成卽有貌爲崇讓而其心不甘神不悟吾輩各以一人而遞處乎長幼之位我偶爲長者固不敢以挾也我如爲少者定不敢以抗也揖讓稱謂間自有定體古人通家世講之誼不能不令人慨想焉約尙齒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故威儀文詞由中達乎外者也須于此處嚴肅先有收斂然後著己向往一而不浮體輕言躁則神不守舍可知蓋大道不必遠求只就一身威儀文詞做起試看聲律身度之人豈復有毀繩亂紀之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非故使人望而畏之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約肅儀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友既取于輔仁而會何可已也自古論聖人者純亦不已又曰不息則久而聖人之論學則曰爲之不厭又曰吾弗能已故顔子得之而欲罷不能曾子得之死而後已則有始無終非所以希聖矣約固盟

蘇門會約

衞水悠悠源泉混混人以地靈而聚地以人聚益靈吾黨數人地分兩省偶來借閒于境遂爾託契于心或素嗜煙霞而鴻冥不下或身經仕路而鶴性難馴或冷署優游而默探乎禪理或燈窗攻苦而久澹乎名心均抱用世之才俱有脫塵之想一觴一咏聊適此日性情斯地斯人永作千秋盛事古人豈難並駕我輩猛自交修非敢素餐用申盟好會約四條附列于後

友列五倫之一以其輔仁也所關甚重豈容濫與其交而後擇孰若擇而後交吾儕數人雖曰尋盟方始然相聞相信已有素矣今倣昔賢洛社香山之意爲蘇門之會思善其鄉以先細民爲之約定交禮與其奢也甯儉當此時民窮財盡到處皆然況我輩離家失業者乎五人一席輩素六器飯二酒隨意亦古人二簋用享之意儻居常與親友以此爲則事求可繼迫貴相安爲之約崇儉

拒諫飾非舉世通病試思大禹聞善則拜子路聞過則喜是何等心腸由衷達外一毫無所矯飾非告人以善與過之爲難而有以來人告之爲難也一分謙冲一分長進一分倨傲一分墮落爲之約受善

交之不久以不能忘己也己之不能忘自挾貴挾長挾賢以至於辭氣顔色必欲較量故交甫合而旋離

儻自愧無聞。徒嗟衰暮。仰借同人匡我不逮。諸公各有已定。不沾沾自多也。爲之約忘己。交之鮮終。由於始焉不戒。我輩不可不愼之。每月兩會。疎則情不洽。數則力難繼。來不速。遲不候。亭午卽集。燭不及跋。如有事不及赴。前一日聞之主會者。或遠賓初至。暫爾入會。交從某人起。某亦宜先一日相聞。大家均有主道焉。未入會。不可輕合。既入會。不可輕離。風俗淳漓。人心厚薄。于此攸關。前說未竟。復爲之跋。

## 家規

遲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若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壞名災。已辱身喪家。不知立家之規。正須以身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慙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慙德。便是羲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值父母兄弟之變。湯武值君臣之變。周公值兄弟之變。雖各無慙德。然飲泣自傷。烏能愉快於無言之地。吾家先哲以慈孝遺後人。所垂訓辭。守勿替。余因推廣其義爲十八則。願與子若孫共勉之。

安貧以存士節。

寡營以養廉恥。

潔室以妥先靈。

齋躬以承祭祀。

既翕以協兄弟。好合以樂妻孥。擇德以結婚姻。敦睦以聯宗黨。隆師以教子孫。勿欺以交朋友。正色以對賢豪。含洪以容橫逆。守分以遵憲隙。謹言以杜風波。閑修以淡聲聞。好古以擇趨避。克勤以絕躭樂之蠹己。克儉以辦饑渴之害心。

右十八則。無非先人所常言者。余參以己意而次第之。蓋教家立範。品行爲先。故首存士節。養恥心。孝友

爲政立祠舉祀。其先務也。謝疊山曰。兄弟不和。家庭間盡是戾氣。雖有妻子之樂。不樂矣。然兄弟不和。多開隙於妻子。易家人利女貞。夫子以好合。先既翕而得父母之順。亦可知矣。婚姻之事。家之盛衰攸關。論財不論德。宜君子不入其鄉也。家有長幼。孰是可以詐僞相接。朋友信之。己不信而能得人之信。其誰與。我子孫不肖。祖父之教不先。古人易子而教。自童蒙即爲擇師。愛而不勞。禽犢之愛也。與賢豪相對。最不可有媚悅之色。與妄人相値。亦當存自反之心。釁隙之開。風波之招。非多事。則橫議。守分謹言。庶乎免矣。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趨避不審。不學無術耳。閒修好古。君子日用所從事者。端在於斯。居家之道。八口饑寒。治生亦學者所不廢。故以勤儉終焉。凡此皆吾人分內事。人人可行。人人不肯行。余爲此規。不敢望之天下。不敢望之一國。竊欲望之一家。因取先聖先賢所以教戒子弟者。偶錄六則於左。一爲家規榜樣。其亦可參觀而悟矣。

孔子之教伯魚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淑性情。固筋骸。立身之大端盡此矣。

周公謂魯公故曰。無大故。則不棄。何其仁也。無求備於一人。何其恕也。仁且恕。世豈有外焉者乎。

馬援戒其子也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心可知。口不可言。此涉世之道焉。

漢昭烈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此眞聖賢集義遷善要訣。不謂英雄人能見及此。

柳玭之戒其子弟也曰。不識儒術。不悅古道。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勝己者嫉之。佞己者揚之。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此最中人膏肓之病。

王陽明曰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兇人是謂逆子親師取友之誼夫豈有外焉者哉

右六則因與子若孫所常言者隨筆錄之此六則之義千萬人言之不盡千萬世用之不盡凡我子孫其繹斯言

## 家祭儀注

久離邱墟無之葬蹤未定蘋藻疎違負疚中夜邇即次稍安移先位於斯堂庶朝夕得依靈爽凡我子若孫入廟思敬不待病子之告教酌立儀注願身先之不敢與當世論禮也

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

朔望焚香拜

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令子孫供執事

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

忌辰設食拜子孫奠食不宜享客

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

吉慶事卜期設祭

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

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

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

族譜

人心何以淳淳于孝弟風俗何以厚厚于與孝與弟夫孰是當不孝不弟者而人心之澆也日甚一日風俗之薄也日甚一日此何以故蓋族譜廢而士大夫不講明孝弟之義于庶民何望焉古帝王以孝治天下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漢近古孝弟力行之士多舉于朝迄唐傳孝友以風不孝不友者孝弟之實已微今則併其名亦不存矣以人人不可少家家不可少又非有甚艱難重大犯時觸忌之事而恬然安之可爲浩歎

勵學文

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圖安安積成暴棄時爲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吃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總非行已立身日用之功惟靜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理學而時習習何事與逝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造端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一轉念即豪傑矩行法言士聊失足成凡民賦性原同因習而遠降才雖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惜亡我者何事雞鳴而起急追舜跖分者何爲但求於心要在責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舉業不妨德業學詩學禮獨聞亦是共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起居食息之際樂趣靡窮仰望同人告教小子

## 李張二公配饗文靖祠告闔學文

靜修先生前未有祠。自國子監監丞李希直名伸。疏請從祀孔庭。章數上。始有旨許專祠。春秋祭祀。則希直實靜修之功臣也。希直立身立朝。大有裨於風教。既沒而門人張希古、名紹烈。爲築室于場。告除廬。米廬於墓者三年。乃疏請爲其師建祠。遺文見在。可查也。今據都御史李侃文集。載其兄希直遺事甚詳。又刑部尚書江浦張瑄集中。有希直祠堂記。但荒廢既久。基址無存。按其生平精力全以靜修爲依歸。希古又繼其師之志。其爲靜修請從祀者。章復數上。雖未得允。亦許紀錄。是自青年以至白首。時時灑血。歲歲叩閽。且爲後來者期無窮之望也。稽古祀典。有一代之君。必以一代功臣爲配饗。即今從祀孔廟者。又何一非有功聖門者乎。李張二公平生大節懿行。其于請建祠堂。請入鄉賢之時。俱各已臚列詳盡。今只論其有功于靜修者。合宜置主配饗靜修先生祠。居恆慨文獻之無徵。今幸有實績之可據。在二公一堂共俎豆。固快然欣慰其初心。在靜修奕世得同心。更欣然喜延之上座。所謂幽靈協而興論益暢。祭丁伊邇。衆議僉同。伏乞諸君子一言闡明立生幽人之色。正見公論在闔學。所關良非細故。況縣主學師雅有風教。言之正其時耳。

## 與三無道人讀易

三無道人幼而讀易。予老矣。未嘗學易。庚寅之秋。抵蘇門。同居閒嘯樓。始習句讀。今七年所未有窺也。程正叔之言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旨。然而

前儒本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蓋憚斯文之湮晦。自秦而下無傳矣。此傳所以作也。朱子本義。全以程傳爲主。而宗旨所持。在卦變一圖。以佐程子所未及。孔子以後。又千有餘年。始得此兩大儒以發明。四聖人之精微妙秘。庶其昭示於遠近身物之間。無一刻非易之所流行也。無一人非易之所搏捖也。而褊衷淺見者。反謂伊川以三百八十四事。盡全經之用。先去傳而存義。又有謂考亭以陰陽比應影響疑似之說。不切民生之常。弁髦其說。而廣爲新奇。說益繁而易益晦矣。予不知易。烏能衡諸家之言易者。第覺程傳爲近。餘疑信參焉者。不妨棄其瑕而取其瑜。要不可執己見。據一不可奪。不可加之意易之蘊。羲文周孔而後。亦各就其所見以爲言。卽起夫子於今日而再贊之。仍是辭不盡言。言不盡意耳。後之君子。安得傲然遂以爲詣極乎。內邱喬氏說易一編。間亦有快論。敬以就正有道。當掇取其所長。與天下共見聞之。

## 讀春秋語蔭繩

按七家之論四子之言。春秋一書。撐拄天地。經綸萬世。祖述憲章。大本領正在於此。是書作於平王四十九年。託始於魯隱公元年。蓋平王初猶未甚失德。久而衰微。人倫之本。風化之原。蕩覆(?)盡魯爲周之宗國。其事雖云齊桓晉文。自天子而下。大綱大紀。無一不具。以二百四十年之筆削。呼動千秋萬世之聲氣。不獨使亂臣賊子懼。而千秋萬世之行不著習不察者。皆得由是書而著之察之。以自見其良心。自呈其面目。此仲尼之天地所以大也。以天自處。豈大言無當哉。五伯之事。各有本末。聖人不沒其功。亦不隱其

罪。晉悼公可稱賢盟主。春秋載此數事甚詳。東周之志。既成虛願。舍此奚取焉。予不業春秋。昔吾友津津言之。予獨疑其取士舍經就傳。是道邇而求諸遠。事易而求諸難。吾友云。吾但求明經而已矣。

讀世說迂談

流寓共城。訓應既少。有暇可以讀書。但目力昏迷。苦不能多。予姻友李霞表讀世說。每當快意輒爲予頌之。予亦爲忘倦。至於牙齒太利。筆鋒過銳者。每多以理裁之。而慮其過甚也。夫不學之流弊。自應至此。獨念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石勒且羞稱之。而國祚將二百年。不爲不久矣。說者猶謂亡於清談。予謂晉祚而亡于清談也。司馬氏之幸也。不清談。將不亡乎。獨惜一時清談諸君子。奇情賸逸。眞所稱賢知之人。與。未聞君子之大道也。不讀人間非聖書。凡可以奪吾好而易吾聰者。蓋有百倍于此。可不愼諸。

讀耿揖客仲子尙寶公疏稿

予未晤揖客。揖客與吾友伯順日夕念予。予既晤揖客。予又與伯順日夕念揖客。揖客每舉其友人周自強、周自淑以況予。則揖客之嚮我也至矣。今揖客往矣。伯順往矣。一在二十年外。一在二十年內。海內故人零落殆盡。予遊東昌。館舍則揖客舊居也。此時念揖客更甚。而心益悽惻。蓋揖客具異才。負大望。爲職方經賄賂。謝竿牘。備兵遵化。不拜璫賢像。揖客之名滿天下。獨惜其撫三晉。以倡義勤王。而身被慘禍。此心未得白于天下後世耳。繼而晤其伯子美中。李子石鼓。得讀其仲子尙寶卿元度疏奏。追錄幽忠承旨

云未奉詔諭。首倡勤王。忠亦可憫。隨有部覆。准復原官。予所謂悽惻者。不覺爲愉快也。噫。揖客之忠魂慰矣。而尙寶又復慘死。悠悠蒼天。殆不可問。宰衡識之。聊當故人蘋藻之薦

讀晚年定論

晦翁聞道在六十一歲。自云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因目病靜坐。痛悔向時工夫。止是論文義。於日用全欠檢點。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深省痛懲。願與同志勉焉。此是晦翁天資醇篤。眞切用力。自覺自證。他人看不透。信不及。只覺目前講說。有轍跡可據。畔岸可循。又不肯虛心求進。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以故於陸子靜王陽明之說。紛紛牴牾。忘其爲效忠之良友。謬以爲讐敵之讐。人聖道大公。而學人日私以爲尊。晦翁乃不尊其所悟者。而偏尊其所悔者。晦翁不有餘恫乎。不能窺古人之藩籬。徒爲古人爭是非。最是學人大病。

讀三異人傳

三異人者。明忠臣方正學、于肅愍、楊忠愍也。三人超異殊絕。古來忠臣罕比。明二百年相望。而得此三異人。亦奇哉。人事有本末。死各不同。而忠烈之心同也。正學一死。而受累者八百七十三人。慘極矣。略無轉念。忠愍再起謫籍。死當不悔。使兩人稍有顧生之心。忠愍固必自蹈死地。正學即死。亦尙不如是之慘耳。肅愍當國家存亡患難之際。非義理明決。安能立斷社稷爲重一言。不獨保安疆土。而北轅得歸。實有功焉。雖曰北轅歸而公死。功之首。天下後世知之。罪之魁。天下後世冤之。天地鬼神鑒之。此肅愍之所

以異也。

讀張子韶傳

人謂子韶爲神。爲其拈覺字。夫覺字不獨祖伊尹孔子不曰。先覺者是賢乎。況其立朝大節無隙可摘。而刻意獨行。銷盡世味。其强力有大過人者。其言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下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少功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可謂自寫其神矣。

讀李延平傳

延平謝絕一切。故餘四十年。危坐終日。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是元公主靜學問。不落語言文字間做工夫也。故其言大要以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不違乎心目之間。後無所不通。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故謂元晦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懸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便自見得。此亦有如大爐鞴在。延平不著述。不立言。其淵然自得。後之人固未易窺其蘊耳。

讀胡文定父子傳

康侯負氣節。學亦醇正。謝顯道謂如大冬嚴霜。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此可想見其風采矣。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宮。此千萬世罪人。康侯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則春秋一傳。延平謂

當以文定爲準。其功亦在天下後世。仁仲氣節學術。克肖其父厲辭秦檜。示以不可召之端。辭疾南軒。挽其素好佛之意。皆有深心作用。非死板道學也。

讀羅仲素傳

李延平謂朱元晦曰。羅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此延平以得之於師者。授之於弟。而仲素之學。則自程子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此元燈一線也。大凡學人不從靜中領悟。窺其本原。掇拾口耳間見。幫襯補救。祇曲士耳。仲素服膺龜山。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此是眞切下手處。

讀羅近溪語

近溪亦宗禪。倪獻汝摘其本傳中三歲啼母。求心未得一段。五歲怒人。因舉五臟皆橫一段。又遘危疾。夢一翁說心體。說宿生一段。皆不足馮。無之。是誣先生也。有之。是先生自誣也。此論最確。自程門高弟。多流于禪。而趨嚮至今。益不可挽。爲宗旨立坊維。此關不得不峻。謹跡之士。宜不轉而謹微耶。

讀朱陳往來書

陳同甫與朱元晦往來辨論諸書。各伸其是。人謂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愚謂天地大矣。道德功名。文章節義。正好並存。天地間固不能多生幾箇朱元晦。亦宜有幾箇陳同甫。同甫嘗自負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晦翁亦具降龍伏虎之氣。其議論可否。疑似之辨。千載下自有定評也。

讀王浚川愼言集

予居蘇門八年矣。得後渠崔子集于鄴郡。得柏齋何子集于覃懷。兩公皆篤守先哲。確不可移。予敬之慕之。謂不峻其坊維。則藩籬不固。過儀封。得浚川王子集。又另闢一宗門。其言曰。怪誕枯中正之識。牽合傅會。枯至誠之識。篤守先哲。枯日得之識。三識枯而聖人之道離矣。先生之學。蓋得于孟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不乎。予益悅之敬之。學無自得。模擬即工。祇成優孟。能自得。則洞見本源。與天爲徒。孔子行止語默。總此日用飲食之常。而子思子極言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未至于誠。則盡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中庸所以爲明道之書。孟子親承教旨。舍清任和。而獨仲所願學。其學孔子也。乃所以得之于自也。濂溪之無欲。明道之定性。皆自見性靈。獨抒心得。至子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又安得有先哲之篤守哉。讀文簡以二陸之理。爲先生贊。亦庶幾知先生者。與子靜固直接孟氏者也。因錄其語數十則。入理學宗傳。以質之天下後世。

讀薛方山高士傳摘論

從來隱逸之士。要皆樸穆自守。不見可欲。其在唐虞之世。有被衣生、倪闕缺。固太古之遺也。巢由一流。則不受天下之讓。以爲累己而逃之。三代之時。若卞隨、務光、伯夷、叔齊其人之高。不在唐虞諸人下。或者惜其自沉稠廬。餓死首陽。猶有烈士殉名之說。周之季。去古既遠。時乃有商容、老子之徒。棲心玄漠。亦被衣、倪缺一流。子臧、季札、敝履侯封。甘心徒步。視老萊子、林類、榮啟期、披裘公、江上丈人、飲水墨山、拾穗行歌。

帶索鼓琴．披裘負薪．固無以異也．荷蕢、沮溺、晨門諸人．隱居自適．於世無涉．孔子欲接引之．不可得．壺邱子林、商氏、列禦寇、莊周．蓋亦老氏之流．段干木、東郭順子、公儀潛、皆離羣絕俗．其與陳仲子、許行、雖未免爲孟子所責備．較諸乞墦登壠．不亦霄壤也哉．墊伯陵名峻．在漢武時．已逆知仕路之危．成公安邱望之．郤越、宋勝之、張仲蔚、嚴遵、楊寶、韓順、鄭樸、李弘、彭城老父．當成哀之世．王莽用事．禍機已著．宜其高蹈而遠引也．子陵文叔同學故人．既已聘至．而箕踞抱膝．張目熟視．恐亦不免爲天子所動．牛牢被髮．屢詔不答．一何簡易也．光武中興．賓禮遺逸．且流風所漸．而慤、寶、席珍之士．若向長、東海隱者、梁鴻、高恢、韓康、法眞、漢濱老父、陳留老父、徐穉、魏桓、周燮、黃憲、姜肱、鄭玄、任安、龐公、姜岐、荀靖諸人．高蹈邱園．枕棲山谷．皎皎雲霞之表．至有激揚名聲．至相題拂．以釀成黨禁者．斯其人縱高．君子不由也．申屠蟠見幾．郭泰、袁閎僅免．猶有取焉．漢之末世．黨禁甫弛．而董卓煽亂．曹操陰危．此何時也．士生其時．以才華技能而罹其害者．不少矣．睦夸、李謐、詩書自娛．徵辟不就．管甯遠涉遼海．張璠易簀絃歌．胡昭樂道寇不忍犯．而焦先屈累塞貧．子則更超脫．皆優游以終．眞鳳翔雲霄之外．晉之衰也．雖以清談．然孫登識火之語．董京乾道之篇．夏統士風之答．魯褒錢神之嘲．戴安道之破琴．陶靖節之歸去．其曠遠孤高．關係世風多矣．可盡以清談目之乎．齊梁何時．天地閉．賢人隱．宗炳、宋哉、孔淳之、周續之、翟法賜、褚伯玉、阮孝緒、臧榮緒、庾易、宗測、沈驎士、馬樞、同宜放情江海．遁迹邱樊矣．楊隋之世．氣運短促．李士謙、崔廓、張文詡輩．忘懷纓冕．與世相忘．豈可以易視之耶．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屈者．纔數人耳．元德秀、朱桃椎、李元愷、衞大經、

秦系、崔覲、陸龜蒙、若張家者、則傳所未及、特表而出之。五代之亂極矣。歐陽作史、謂其時縉紳之士、無復廉恥。僅得四五人、列之一行傳。余取而觀之。自鄭遨外、猶未免有負俗之累耳。宋室啟運、文明丕彰、慶厤以後、君子滿朝、剔至熙豐、以迄南渡之後、學禁旋作、善類受累、孰與李濆、魏野、邵雍、松江漁翁、杜生醬翁、蘇庠、劉永一、張舉、南安翁、順昌山人、蘇雲卿、郭雍、形潛林鑿、氣薄雲霄、其視弓旌輪帛之招、若將浼焉。非唯富貴功名、不可同日語。而以理道招尤者、亦瞠乎其後矣。完顏據土、士生其時、亦甚不幸。考之史册、得高蹈者六人、趙賓、郝天挺、高仲振、宋可若、褚承亮、不對策而出。杜時昇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尤其卓然者也。元何時哉。宋之遺民、甯死不仕者實多。杜本、張樞、孫轍、危復似若未足爲高。但吳、許大儒、以扶世淑人之故、不能決于去就之間、苛責者、未免有遺議。則四人者、豈不卓然也哉。我明開基、以暨靖難、功業節義、跨越前代。獨徐航蓑笠、以示同儕。傅淳退密、以傳家學。鮑恂、辭宮輔之榮。謝應芳、甘龜巢之隘。織屨者、直絕師相之交。聚訟不負城門之慟。亦各其志也已矣。按高士傳、肇自皇甫方、阮孝緒諸人。薛方山復爲刪補、更取晉魏以來、擇而緒之。余于方山摘論中、去顏曾諸大賢、錄以示吾同志。蓋隱士一流、原不必律以聖人之道、而亦不謬于聖人。孔子而遇此輩、自當禮敬而接引之。下車接輿、反見荷蓧、其意自見。余素知欽企此流人、望兒亦輯有一編、名曰求志錄。其人可與此互相考也。總之、可貴者心隱爲上、身隱而心不隱、畢竟有終南捷徑之意。南李延壽氏謂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冕惠都、何難之有。千古應不乏此素心人也。

書王玉乘客座

武侯之言曰淡薄明志甯靜致遠范希文數萬甲兵以啖蘆之腹貯之此二人者眞所謂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也耶學者講道理說名行於著底處不甚理會而謂其爲行不著習不察也吾不知其所著察者果何事也玉乘登賢良予過其家仍前十年寒素光景能守之終身眞事業在此眞學術在此武侯希文庶旦暮遇之瀕行書此告其子弟以作今日稱觴之助

成趣園偶書

昔人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此似解人之語然未甚解也果有得于靜坐之意一日克復百年可也千古可也奚兩日之足云邇陳幾亭功課謂一日三分一分靜坐一分讀書一分應事此猶作三項言之予謂應事亦靜坐也讀書亦靜坐也所謂靜固靜動亦靜耳偶攜幼過楊蕃升成趣園雲淨天空片塵不起因憶昔人武陵桃源亦只是一念之靜遂若見人地皆仙仙凡之隔聖狂之分也日涉成趣淵明自是解人蕃升應作此解

淡話一則

偶得兩幅奇畫晝夜展玩不需錢買又不用櫝藏更不慮風雨之傷刼塵之毀自有天地至今未嘗一日滅沒焉者也余村居斗室有東窗有南窗日初出紅光映素紙或如拳石孤懸或如怪石蹲踞晷頻移景頻換入夜月光漸滿樹影半橫兩窗上各不相襲各有天然之巧乃知日升月恆乾坤之繪事隨時隨地

而設。不見痕迹。那有谿徑。亦難舉似於人。但任有福人。日爲識取。日爲受享。天地鬼神。固不吝賜予祖父兒孫。可傳爲世業。

逸史評

逸史一編。世間清福人。一生受用刻畫盡矣。余謂其人而坦蕩蕩也。到處皆成樂地。其人而長戚戚也。觸目便惹愁腸。境豈有順逆哉。人心自生喜嗔耳。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與得天下英才而教。要皆本心不愧不怍。方得自慊。若以徇尤叢集之身。飲食醉飽。自謂能領略山水禽魚之趣。吾不信也。